

國學小叢書

新學偽經考駁誼

符定一著





新學儒經考駁

章炳麟

新學僞經考駁誼敘

清光緒十有七年夏四月南海康有爲撰新學僞經考。新學者。新室學也。僞經者。古文經傳咸僞也。考者。考羣書以證其僞。距其學也。書成示俞樾。俞語人曰。康書奇輕之也。未幾儒林大非訾朝議燬版。則重之也。且夫僞經考之爲書也。其徵引也博。其屬詞也肆。其制斷也武。其立誼也無稽。其言之也不忤。其意若曰。古文生于賸鼎。古書假于屋壁。周官制于新室。左傳分子國語。毛詩託于毛亨。說文原于僞學。歧路有歧。豈可信哉。君子曰。其然豈其然乎。今夫公穀孟子之文。大傳外傳之作。繁露新序之篇。今文家奉爲圭臬者也。顧其說佚書。述左氏。稽六官。往往而有。是故古文之同乎今學也。正諸先民而不妄。異世以俟。達人而不誤者也。夫如是。奚其僞。抑予有進焉者。康謂史記歆竄焉。用徵之漢書歆譔焉。用引之。別錄歆依託焉。用援之。旣張其盾。復建其矛。以矛攻盾。遁詞知其所窮矣。或曰。康氏之誤。旣得聞命矣。其書淫詞。得毋訂之。未周乎。予應之曰。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篆籀相承。籀之前。其無字邪。羲皇迄于周。宣不離古文者。近是三體石經。厥意可得而說。古文之有昭昭矣。韓嬰曰。秦棄詩書。大滅聖道。古學之起。其何疑之有焉。武城之策。孟子取之。書序之詞。史記載之。大司馬之典。書傳證之。左氏之事。韓詩述之。毛傳之指。魯說同之。詩序之文。獨斷箸之。禘平之言。見之京氏。出涖之詁。本之伏生。然則書詩周禮。左傳說文。其學犖大者。悉徵信矣。餘則迎刃而解。不幾如土之委地乎。夫然後古經真矣。無違教焉可也。許書不爽矣。安學博喻可也。三年前。友人黃君侃遊北平。一日語予曰。自今已往。吾兩人相約護說文。予應之曰。

毀說文不遺餘力者。僞經考也。黃君曰。君撰聯縣字典。儲備經說。可起以駁康君。某有一二證。可右助也。未幾。黃君赴京。余亦旋湘。去歲。黃君棄世。予率爾撰此。經術淺薄。言之無文。書成。攜稿赴姑蘇。就正餘杭。章太炎先生。章審核全稿。承商榷者四處。書中稱章氏曰者。皆面語也。章先謂予曰。君列舉今學引古經者。以證古經之不僞。可謂中冓榮矣。書甚佳。可宣布焉。前輩獎進。聞之慙悚。勉踐黃言。倘陳固陋。敢云護說文哉。

民國二十五年季春月衡山符定一字激撰

目錄

卷一 關於史記漢書者……………一

一事 秦始皇同書文字證明列國文字不止一體五經有誤于史籀目前者最初書冊當然爲古文而非籀文孔左承用何得云僞

二事 秦燒書項羽燒咸陽書實在散亡康氏八證證六藝不缺皆誤

三事 史記宣布之後有多本不能由劉歆一人徧竄馬遷說古文者可信

四事 漢書證明是班氏父子作者居多班氏所說古文不能謂之歆僞

五事 漢書地理志有鐵證非歆所作其引述周官左傳古尚書不能不爲憑

六事 劉歆移博士書豈能當衆造謠足以證明古文經不僞

卷二 關於書詩者……………一三

七事 漢書藝文志載古文尚書出孔壁與史記儒林傳相應康說十僞實十誤

八事 證明逸書十六篇不僞

九事 馬融謂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言不合不能據以疑逸書之僞

十事 杜林前於西州得漆書書爲宏巡所見又爲衛賈馬鄭所注已證實確有其書

十一事 史記述書敍多古文說證明古尚書有敍

十二事 毛詩十五僞之說皆謬。

十三事 荀子諸詩說與毛同。證明孫卿傳大毛公之說可信。

十四事 毛詩與孟子史記合。其爲何休蔡邕今文家所引。尤足徵其不僞。

卷三關於周官左傳者……三五

十五事 周官經見于西漢。其說有與公穀孟子王制相反者。緣于歷時久而制度變。非由周官之

僞。其不相反而相同者。均爲不僞之徵。

十六事 王莽傳止於附會經典。尙無竄造經典之明文。周禮行于周秦漢。其證據最多。自非歆僞。

十七事 儒林傳不載左氏春秋。與世家年表並不相牴觸。

十八事 漢書翟方進傳言左氏爲劉歆師。傳贊書明彪譏。則左氏自非歆僞。

十九事 漢書司馬遷傳。後漢書載班彪略論。均稱左丘明作傳。足徵左傳非歆所僞。

二十事 子夏孟子荀卿韓非之倫。用左傳證明左氏實傳春秋。劉歆引傳解經。實有所本。

廿一事 漢朝制禮用左傳。今文家復多用左傳之言。卽龔勝師丹亦援引而不以爲僞。且公認爲

傳春秋。

廿二事 賈誼新書。張敞封事。引左傳文十事。證實賈張實修春秋左氏傳。

廿三事 左氏往往與今文相合。非歆立僞。

廿四事 攻擊古學最力之范升承認左氏出於丘明。

廿五事 桓譚王充均說劉向好左氏。證以說苑新序五行志。列女傳。向說多本左傳。卷四關於說文者……六一

廿六事 說文采用今文學。康謂說文皆僞古。不攻自破。

廿七事 說文小篆皆自古文變出。證明古篆一貫。小篆與今文經字不僞。則古文亦不僞。

廿八事 古文本不簡于籀文。最少數籀文之繁者。適合文字史由簡變繁之例。

(附古繁籀簡表)

廿九事 古文筆畫繁於小篆。適合文字由繁變簡之例。足徵古文不僞。

三十事 說文聲類與詩易楚辭相合。足證說文非僞學。

卅一事 史記淮南諸書之字。攷得六千七百十五字。證明漢初真字不止三千三百餘字。六千實

非劉歆所僞造。

附荀子引詩同毛證……七三

新學僞經考駁誼卷一

符氏四種之一

衡山符定一字激譏

一事

秦始皇同書文字。證明列國文字不止一體。五經有譌于史籀目前者。最初書冊當然爲古文而非籀文。孔左承用。何得云僞。

康有爲曰。篆與籀文相承。無從有古文。僞經考三上。又曰。志稱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則非歆之僞體。爲周時真字。斷斷也。子思作中庸。猶曰。今天下書同文。則是自春秋至戰國。絕無異體異製。凡史載筆士載言。藏天子之府。載諸侯之策。皆籀書。其體則今之石鼓及說文所存籀文是也。子思云。然則孔子之書六經。藏之於孔子之堂。分寫於齊魯之儒。皆是秦之爲篆。不過體勢加長。筆畫略減。如南北朝書體之少異。蓋時地少移。因籀文之轉變。而李斯因其國俗之舊。頒行天下耳。觀石鼓文字與秦篆不同者無幾。不止如王筠所謂其盤災敢棄。知經文上承籀法也。僞經考三下。又曰。蒼頡篇父子相傳。籀篆相承。未有變異。又小篆與史籀相同。但頗省改。而蒼頡爰歷博學。俱小篆。猶可考。則籀及漢儒文字無異也。僞經考九。

篆承籀矣。籀豈無所承邪。志言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又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周自武王至宣王。已二百九十五年。宣王前必教學童。當然有書。周之前虞庠夏校殷序以教學。亦

不能無書。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則自包犧至周宣，已證明有書矣。呂子曰：君守篇，蒼頡作書，若蒼頡之書與籀文全同，則史籀無庸作文，亦不得名籀矣。蓋蒼頡書者古文也。康承認篆前有籀文，焉能否認籀前有古文。籀承古，猶之篆承籀也。康承認籀文爲周時真字，莫由否認古文爲真字。籀文既真，籀文所因襲之古文不能不真，猶之篆文既真，篆文所因襲之籀文不能不真也。明乎此，則康謂篆籀相承，無從有古文，實巨謬也。至據中庸書同文，謂自春秋至戰國絕無異體，亦於史實不合。史記始皇紀云：車同軌，書同文字。下又載琅邪臺刻石曰：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明言同文字，則當時文字之不同可知。如果六國書同文，則秦同文字爲多事矣。若謂史記秦同文字爲僞竄，則有琅邪臺石刻爲據，豈亦歆所僞邪。攷秦同書文字，在始皇二十六年，是年王賁襲齊王建降天下，混一可見。天下不混一，文字固不能同。子思作中庸，值戰國割據之時，周天子守府文，誰與同。檢史記周本紀：宣王敗績於姜氏之戎，後爲杜伯射死。宣王之子幽王爲犬戎所殺。宣王之孫平王東遷於雒，周室衰微，政由方伯，是則籀文初作時，周天子已無普及文字之力，以視秦滅六國而同文字，其效力固判若天淵也。陵夷至定哀之際，周史官教學童書，自不必行於列國。孔子書六經，勢不能不用古文，一則古文歷時久，推行廣於籀文，二則五經之文，其中有作于史籀以前者，原用古文書冊行之，民間已久，不便遽易也。下及秦時，秦既同書文字，當然如說文敘所云：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六經原來之文字，不與秦文相合，當然在罷黜之列。其時大師授經，勢必改書秦文。秦文經書外，有古文經，猶今之有唐卷子宋元本也。事實所演，必然如斯，何得謂

篆籀相承。無從有古文也。至云小篆與史籀相同。籀及漢儒文字無異。其說亦謬。宋本說文及宋拓石鼓文猶在。今以其字校籀小篆。說文之籀文。全與小篆異者。有二百一十一字。篆文从艸籀文从囀者。有五十三字。詳見予著說文古籀表。石鼓文與小篆異者。二百五十五字中。有一百十五字。以甲秀堂宋本石鼓文核之。除其重見者。得二百五十五字。其與秦篆異者。得一百十五字。可見石鼓文字與秦篆不同。實居五分之二。籀篆本不全同。而康氏強說未有變異。殆孟子所謂妄人也。已矣。

二事

秦燒書。項羽燒咸陽。書實在散亡。康氏八證證六藝不缺。皆誤。

康有爲曰。焚書之令。但燒民間之書。若博士所職。則詩書百家語自在。又曰。統而計之。其一。博士所藏六經之本。具存七十。博士之弟子。常有數百。則有數百本詩書矣。此爲六經監本。不缺一。其二。丞相所藏。李斯所遺。此爲六經官本。不缺一。其三。御史所掌。張蒼所守。此爲六經中祕本。不缺一。其四。孔氏世傳。六經本不缺一。其五。齊魯諸生。六經讀本不缺一。其六。賈祛吳公傳。六經讀本不缺一。其七。藏書之禁。僅四年。不焚之刑。僅城旦。則天下藏本必甚多。若伏生申公之倫。天下六經讀本不缺一。其八。經文簡約。古者專經。在諷誦。不徒在竹帛。則口傳本不缺一。其八。有斯八證。六藝不缺。僞經考九。

秦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書全用秦文。則古文本之經當然不用。然尙未有令廢滅古文本也。三十四年。燒書。秦文本之經亡。古文本之經亦亡。康舉八證。證六經未缺。其說全誤。尋始皇本紀載燒書令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等語。定一謂史記如言非博士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則七十博士皆有書矣。令明言博士官所職。則博士官離職。卽不得私人藏書。博士官所職。必有其供職之處。供職之處。當然爲其藏書處也。博士供職處在京師。藏書處亦在京師。此無疑者。所以史記儒林傳云。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下文又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伏生旣爲博士。何以要壁藏書。以博士官所職。可以有書。博士離職。不能有書也。有則犯法。故非壁藏不可。攷始皇紀又云。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儻博士有弟子數百受業。則不得云弗用。且燒書令又云。敢有偶語詩書棄市。儻弟子從博士受業。則偶語詩書棄市矣。焉能有數百本詩書。此康氏一證誤。燒書令有曰。史官非秦紀皆燒之。此證明史官唯秦紀不燒。秦紀以外之書皆燒。並證明史官呂外。如丞相御史及其他官吏有書。亦皆燒。何者。令明言史官。則非史官不在此內也。如此則丞相御史蒼不得有官本。孔氏齊魯諸生賈祛吳公伏生申公之倫。不得有讀本。有則不燒。卽城旦棄市。或同罪矣。故康氏二三四五六七證。皆誤。不但此也。燒書令旣明言偶語詩書棄市。天下焉有口傳詩書。以自取棄市者。口傳本自不能有也。則康氏八證亦誤。至博士官所職之書。則項羽紀云。項羽引兵西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咸陽秦之京師。博士官職在此。藏書亦在此。書爲易燒之物。火燒三月。焉有幸存之事。若蕭何傳言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以說文籍簿書也。證之。此圖書非詩書百家語也。乃荀子榮辱篇所謂圖籍。楊倞注。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卽此圖書也。何以知之。一以丞相御史非博士官所職。自不能違制而藏詩書百家語。二以何傳下文云。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

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恰與楊倞圖籍之訓相合。至孔子世家云。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年不絕。夫孔廟非博士官所職。藏書當然詣守尉雜燒。其云不絕者。賴壁藏耳。否則絕矣。且此知漢書。楚元王傳。壞壁得書不誣也。吾故曰。秦之書非博士官所職者。已燒之矣。燒者誰。始皇也。秦之書爲博士官所職者。亦燒之矣。燒者誰。項羽也。假令幸免於三月之火。然僅僅博士官所職之書。非孤本亦爲數甚微也。楚漢紛爭。擾攘五年。勢必如儒林傳所說。書散亡益多。況燒書令明言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則非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皆去之矣。明乎此。則古文經之出。有由來矣。韓詩外傳五曰。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韓爲今文鉅子。遠在畝前。旣明初秦時棄詩書。則康言。畝不謂諸經殘缺。無以爲作僞竄入之地者。實大譌也。

三事

史記宣布之後有多本。不能由劉歆一人徧竄。馬遷說古文者可信。

康有爲曰。今將劉歆竄亂之文。條列於下。古文八條。詩書六條。禮二條。易三條。春秋九條。文見偽經考二史記經說足證篇。

此不必逐條駁辯。祇問史記能否由劉歆竄改。如不能竄改。則二十八條皆不僞。可不辯自明。攷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是史記在成書時。卽有兩本。正本在名山。副本在京師。在京師者。欲能竄改。在名山者。欲豈能竄改邪。漢書司馬遷傳曰。遷旣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明云書稍出。明云其書宣布。是史記在宣帝時。已公開研究。其書已明明不止一本。讀其書者。已明明不止一人一家。假令歆能改京師副本。而名山正本如惲所宣布。

傳誦者。歆何能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徧改民間所有之史記。康君又何能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謂史記止京師一本。全爲劉歆所改。考范升爲攻擊古學領袖。後漢書升傳云。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又云。上太史公違戾五經事。是難者與范升均有史記。其所據之史記。均與今本同。此足爲劉歆未竄改史記之確證。如史記要經。劉歆竄改。始有古文經傳事。則范升與歆同時。難升者何以知太史公多引左傳。范升又何以攻太史公違戾五經。升不攻歆竄改而攻太史公違戾。可見史記之元文本如此矣。史記元本既如此。則康所列二十八條說古文。當然可信。然則史記全無後人增補竄入者乎。曰有之。史通正史篇曰。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趙翼二十二史劄記言。史記十篇之說。尙有褚少孫增入者。又云。有襲史遷原文而增改者。少孫所增入也。又史記亦有後人竄入處。司馬相如傳贊。並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定一謂史記亡佚而少孫補之。史記世家列傳以外。別有傳聞。少孫增之。皆記實非作僞也。相如傳贊之引揚雄言。當然爲後人追竄。雲松疑是班固引雄言作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此爲確論。決非有人作僞。呂雉其姦。洪良品答梁啟超論學書曰。古書誤竄一二條。或偶不及檢。亦恆有之。要不能多也。洪又曰。何以貴師必專據此書。但於其中有合己意者。則曰鐵案。不可動搖。有不合己意者。則以爲劉歆所竄入。不知貴師斷爲劉歆竄入者。實有何據。定觀洪君此語。已足發康之覆矣。康其何詞以自解乎。

四事 漢書證明是班氏父子作者居多。班氏所說古文。不能謂之歆僞。

康有爲曰。今案葛洪西京雜記。謂漢書本劉歆作。班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劉知幾史通正史篇。亦謂劉歆續太史公書。卽作漢書也。又曰。乃知漢書實出於歆。故皆爲古學之僞說。聽其顛倒杜撰。無之不可。僞經考四。

西京雜記爲僞書。姚際恆古今僞書考辨之已詳。康引僞書呂攻人之僞。謬妄實甚。考史漢方駕。漢書因襲史記者九十餘篇。後漢書班彪傳。彪作後傳數十篇。史通正史篇云。司徒掾班彪作後傳六十五篇。後傳卽漢書。以彪所作。合之史記舊文。得一百五十篇。幾及漢書之半。卽彪作何止二萬許言。又正史篇謂劉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章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史記。計有十五人之多。何得謂漢書爲歆一人所作。茲按向歆之五行傳。采入五行志。歆七略。采入藝文志。志云。臣復續揚雄作十二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臣爲誰。班固也。則藝文志亦非全屬歆作。又正史篇謂彪以向歆等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彪意如此。假令歆有漢書全文。彪父子何能全用。漢書既非全屬歆作。則儒林河間。獻王。恭王。傳說古文經。以漢人紀漢事。自詳實可信矣。姚際恆古今僞書考曰。西京雜記。隋志載之。不著撰人名。陳直齋曰。稱葛洪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書考校班固所付。殆是全書取劉書。有少異同耳。固所遺不過二萬餘言。今抄爲一卷。以裨漢書之闕。案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

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恆案直齋謂未必洪之作者。亦有所本。黃長睿東觀餘論曰。西京雜記中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案晉史葛未嘗至長安。而晉官但有華林令。而無上林。其非稚川決也。晁子止曰。人或以爲吳均依託爲之。恆案謂吳均者。酉陽雜俎。庾信或作詩。欲用西京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

五事 漢書地理志有鐵證非歆所作。其引述周官左傳古尚書不能不爲憑。

康有爲曰。注書旣以古書爲宗。注禹貢悉參以班氏地理志。則又用今學。於是得鄭古文尚書注。而今古學俱備。僞經考八。

康旣承認地理志爲今學。則地理志所述古文以爲某地者。出自今文學者之口。當然可憑。攷志中古文凡十一見。禹貢字三十八見。其云禹貢者。今古文尚書同也。其云古文者。古文尚書也。康氏於史記之古文。均詆爲歆所竄改。其於地理志之古文。則一字不提。及非不知也。以地理志載莽曰某地者。觸處皆是。其徵引魯詩志引詩方灌。灌兮。齊詩志引詩子之營兮。韓詩志引詩周道。郁夷。事實俱在。無法詆爲歆作。無法不承認其爲今文學也。又地理志敘曰。故周官有職方氏。下復引職方全文。並及保章氏。是今文學之地理志。不但證明有古文尚書。且證明有周官矣。與禮樂志言器用張陳。周官具焉者。師古曰。謂大司樂目下諸官所掌。同爲顯明之佐驗。又志昌邑下云。春秋傳云。宋齊會于梁丘。又志末引左傳吳季札觀樂語。不一而足。是地理志不但證明有尚書周官。且證明有左傳矣。康其何說以處此。康于此志。不能說歆作。又不能說古文周官左氏非古學。祇有隱匿。

而不提。無奈天下讀書人自能見之。自能援之。以徵實古文之不僞也。地理志古文十一事如下。右扶風汧。注。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武功。注。大壺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潁川。郡密高。注。古文以密高爲外方山也。江夏郡竟陵。注。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安陸。注。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東海郡下邳。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會稽郡吳。注。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豫章郡歷陵。注。傅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武威郡武威。注。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壘澤。張掖郡居延。注。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六事

劉歆傳移博士書。豈能當衆造謠。足以證明古文經不僞。

康有爲曰。此爲歆傳大率本歆之自言也。左氏春秋至歆校祕書時乃見。則向來人間不見可知。僞經考六。

康說大謬。歆傳云。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此言歆校祕書見左傳。非謂左傳至歆校祕書時乃見也。傳下文云。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則尹咸翟方進爲歆之左氏師。必先見左氏無疑。下文又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則左氏傳在初已有學者見之。否則不能知其多古字古言。且無由傳訓故也。至云此歆傳大率本歆自言。定以爲歆傳卽屬自言。其移書讓太常博士。乃公布於博士者。非可闕言也。今總括移書關於古學者約有九事。

(一) 秦燔書設挾書之法。(二)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三) 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四)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

傳讀而已。(五)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孝武皇帝時。(六)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呂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七)校理舊文。得此三事。呂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孝成皇帝。(八)猶欲保殘守缺。抑此三學。呂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九)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此九事者。皆博士本身之事。博士爲博學多通之人。太常爲大庭廣衆之地。敢卽膽大妄爲。決不能向太常博士任意虛構。將無說有假使捏造事實。而博士怨恨三公大怒。豈有不指摘其作僞者。今觀敢傳勝疏。止於深自罪責。丹奏止云。敢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莽傳公孫祿所議。止曰顛倒五經。毀師法。無一字攻擊三事之僞。則三事之不僞可知。天下未有欲殺其人而不揭發其僞者也。洪良品曰。哀帝云。敢欲廣道術。何以爲非毀哉。此當時人君臨朝核實斷語。哀帝非親驗其書。非僞。不能爲此言也。見洪答梁啓超論學書。况敢引詔書稱書缺簡脫。敢若私改詔書。則是大逆不道。敢卽發狂。博士安能從逆而不舉發。此可斷其必無也。王充論衡佚文篇曰。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尙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案書篇曰。孝武皇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說與敢移書相應。充爲班彪弟子。其說當本之彪。當爲西漢大師所傳授。荀悅漢紀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於學官。悅在充後。言亦符合。若謂充悅諸儒均爲敢所欺紿。則論衡藝增儒增諸篇。辨析古書精核之極。苟無其事。何至獨受

歎給乎。

新學僞經考駁卷二

七事

漢書藝文志載古文尙書出孔壁。與史記儒林傳相應。康說十僞實十誤。

康有爲曰。秦雖焚書。而六經不缺。孔氏遺書藏於廟中。世世不絕。諸儒以時習之。篆與籀文相承。無從有古文。孔襄爲孝惠博士。孔忠孔武並爲博士。亦無從突出於共王之手。其僞一。按史記魯共王世家。無壞孔子壁得古文經事。史遷講業齊魯之都。加性好奇。若有之。必詳述之。其僞二。共王以景帝前二年卽位。二十八年薨。爲武帝元朔元年。乃武帝初年。志云武帝末。其僞三。自元朔元年至征和二年。巫蠱事起。凡三十六年。武帝崇獎經學。搜訪遺書。安國何爲遲數十年。致遭巫蠱之時。且安國蚤卒。何得至征和時。遇巫蠱。閻若璩古文尙書疏證。據荀悅漢紀。安國家獻之。然旣獻之。何以武帝久不立。歐陽氏不一言之。或據外戚陳皇后傳。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然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其時安國正爲博士。然此後都尉朝等仍可請。何不見也。其僞四。河閒獻王亦得古文書。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何以史遷不見。又此本何傳。與共王出孰先後。本孰同異。增多幾何。何以志不敍及。豈有亡失之餘。遺書間出。而篇簡文字不謀而合之理。其爲僞造。卽此已明。其僞五。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縱有壁中書。安國亦僅識二十九篇耳。若何而知爲多十餘篇。其僞六。兒寬受業於安國。歐陽大小夏侯學皆出於寬。則皆安國之傳也。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則使確有古文。確

多十六篇。歐陽大小夏侯皆傳之。則今古文實無異本矣。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凡此皆今文篇無一增多篇者。所異者乃安國古文說耳。然古文所異在字。安國仍讀以今文。更無說也。卽安國確有其說。亦與兒寬同傳。且今考史遷載堯典諸篇說實皆今文。以爲古文者妄。其僞七。安國爲得古文之人。爲歐陽大小夏侯之本師。經應全同。何以有脫簡三。脫字數十。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其僞八。歐陽大小夏侯旣傳安國學。則亦傳古文學。何以無此十六篇。而都尉朝膠東庸生獨有之。其僞九。安國傳書至龔勝者八傳。至孔光者五傳。至趙玄者七傳。詳漢書儒林傳辨僞。以今學經八傳而至勝。古學經三傳而至胡常。卽當哀平世矣。何相去之遠乎。其僞十。僞經考三上。

康舉十僞。似是而非。逐一關之。實成十誤。秦焚書而六經缺。孔廟藏書。亦詣守尉雜燒。已如前述。古籀篆相承。而體殊異。世旣用秦篆。自然有古文。恭王壞宅壁中得書。自然歸恭王。其誤一。魯共王世家。雖無壞壁得古文經事。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尙書。與此相應。傳又言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則壁中古文事不止一處。其誤二。閻若璩古文尙書疏證曰：論衡云：孝景時魯恭王壞孔子宅。較漢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何也。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當於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呂廣其宮。正初王魯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爲是。定一謂此自史文之譌。非關古文書之僞。其誤三。安國蚤卒。自不得至征和時遇巫蠱。苟悅漢紀作安國家獻之。漢紀係奉詔刪固書而成。見史通正史篇。則漢

志安國下。獻之上。奪一家字。簡册脫文。典籍恆有。武帝不立學。歐陽不言。乃今文家法不同也。都尉朝等不請。章氏曰。西漢博士是侍從之官。非專司教育者也。其不請也。亦固其所定。一謂前乎朝者。河間王尙不能言諸天子。將毛詩。周官左氏立學。後乎朝者。劉歆等請古文尙書。周官左氏立學矣。均不得立。而謂朝能之乎。不得以此疑其僞也。其誤四。河間獻王得古文書。史遷當然見之。章氏曰。史記有湯征序。而佚十六篇無之。當是得之獻王本。否則史公無從知有湯征。何由引述湯征之序。獻王本多一湯征。已經證明。其本何傳。與共王本出孰先後。則史文從略。非僞也。其誤五。同是古文書。安國既識二十九篇。其多十六篇之字。當然可識。何爲不知。其誤六。歐陽生傳云。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又云。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是歐陽大小夏侯之傳皆出于寬。而寬不皆安國之傳。以寬先事歐陽生。後乃受業安國也。據申公傳云。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則安國之今文書。乃受之申公。安國之今文書本。當然爲申公之本。而非伏生授歐陽生以傳兒寬之本也。由斯而談。今文書有二本。合恭王獻王古文書爲四本矣。何得云無異本。今古文所異者在字。誠如康言。安國以今文讀古文。字不同。非說不明。何云無說。安國兼通今古文。傳都尉朝者。不必與授兒寬者相同。寬先事歐陽生。學今文。安國當然以今文書授之。自不授以古文也。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章氏攷之。史記得二十五事。作太史公古文尙書說。見章氏叢書續編。文長不載。其所舉雖有出班列諸篇之外者。然其爲史記古文說。則較然無疑。康謂是今文。失攷實甚。其誤七。安國兼通今古文。已如上述。

歐陽大小夏侯受今文學。其經自亦今文。非古文。何得全同。志云脫簡三脫字數十異字七百有餘。此古文之不同今文者也。非僞也。其誤八。歐陽大小夏侯傳今文學。所以無十六篇。都尉朝膠東。廩生傳古文學。當然有之。其誤九。安國今學經八傳而至勝。古學經六傳而至桑欽。均當哀平之世。其相去并不遠也。其誤十。

八事 證明逸書十六篇不僞。

康有爲曰。十六篇皆歆所偷竊僞造。僞經考三上。

佚十六篇。尙書正義載其目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

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

獒二十三。閔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之不僞。可致經典以證明之。孟子萬章篇。帝使

其子九男二女。趙歧注。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

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段玉裁古文尙書誤異云。此堯字乃舜字之誤。及逸書所載。康有

爲曰。意者歆竊孟子而爲之。定一按。康謂歆竊孟子爲舜典。毫無證據。康曰。意者。意者之詞。疑詞也。

豈足以定竊案乎。王西莊曰。後漢周磐學古文尙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磐安得專

寫堯典乎。見尙書後案卷三十。定一謂磐專寫堯典。已證明今書舜典。漢時在堯典之內。更證明古

文尙書舜典不在堯典之內也。否則無庸別寫堯典矣。周磐之事。與趙說合。證一。尙書大傳有九

共傳。引書曰。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放。定一按。大傳爲伏生作。伏生今文鼻祖也。彼已引九共

當然確有其書。伏生教於齊魯間之二十九篇。不數九共。則九共爲逸書無疑。既逸矣。伏生何能引之。彼在未焚書前見之也。康君謂九共諸篇爲孔子不修之書。其說無據。今考尙書大傳內有九共。帝告說命。武成。太誓。大戰。嘉禾。揅誥。多政。粟命。十篇之目。說命。武成。太誓。粟命。豈亦未修之書邪。說命。武成。太誓。粟命。在百篇之內。焉知九共不在百篇之內。遁辭知其所窮。無徵不足信也。證二。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啟乃浮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竟磬以力。湛濁於酒。滄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孫星衍曰。案武觀卽五子。此文爲五子之歌。證三。書堯典正義云。鄭注禹貢引允征。籛厥玄黃。昭我周王。定一按此鄭注書時尙有允征。證四。史記殷本紀。湯旣紕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定一按史公引湯誥文。并有序。序與僞孔同。而文不同。其爲逸書無疑。乃康氏謂湯誥竊殷本紀。不知殷本紀明言湯作湯誥。則湯誥確有其書。史公引其文。當然先見湯誥。後作殷本紀。何得謂湯誥竊殷本紀邪。證五。禮記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當爲告。古文告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又緇衣引尹吉曰。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尹吉亦尹告也。證六。史記殷本紀。伊尹作咸有一德。定一按鄭注書時。咸有壹德已亡。則非今僞孔之咸有一德也。證七。孟子萬章篇。伊訓曰。天

誅造宮自牧宮。朕載自亳。趙注。伊訓尙書逸篇名。證八。堯典正義引鄭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征自三臞。證九。史記殷本紀。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定一按趙岐注。孟子時。伊訓爲逸篇。非僞孔之伊訓也。證十。漢書律歷志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定一。按康謂漢書律歷志全用劉歆三統曆。則此所引當然歆僞。定一謂史記明言伊尹作伊訓。則伊訓非歆僞也。證十一。史記殷本紀。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定一按書堯典正義引鄭注典寶引伊尹云云。見上。則鄭注書時。典寶未亡。證十二。史記殷本記。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集解。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用也。定一按融解原命。旣言命原以禹湯之道。當然見其書。否則融無從知此也。餘杭章氏說。證十三。孟子盡心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趙岐注。武城。逸書之篇名。定一按此爲孟子時書有武城之確據。證十四。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維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定一按康君謂歆竊取逸周書世俘解。以爲武成。定一謂此文與逸周書大同。安知非武成。經孔子刪定。而世俘解未經筆削。故有小異邪。如此則是孔子刪古書爲武成。非歆竊取也。攷武成一篇。鄭君言建武之際亡。見書正義。康氏曰。意歆以出於逸周書太顯。又從而匿之邪。定一謂建武之際。歆早不在人間矣。何能匿書。斯謬說耳。證十五。史記儒林傳曰。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定一按此與歆言逸書十六篇相應。十餘篇雖未必卽是十六。然十六固是十餘篇也。證十六。總核諸證。知十六篇中

已有十一篇見於經典。足以徵其不僞矣。諸證之中。孟子引伊訓。武城。禮記緇衣。引尹吉。尙書大傳。引九共。此爲今文家所共見。共聞之書。康不能誣爲歆竄。歆竊亦莫由詆爲歆造。歆給者。殷本紀言。作湯誥。作伊訓。作典寶。作原命。史公兼習今古文。其說不能不爲憑也。夫然後逸書十六篇僞不僞之訟。可漱定爲不僞焉。

九事

馬融謂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言不合。不能據以疑逸書之僞。

康據劉逢祿以馬融書傳序稱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謂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棄稷必歆等之僞也。僞經考三上。

馬融之說不合事實。攷逸書十六篇。在西漢確有師說。今舉其證如下。尙書大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此伏生說九共也。證一。尙書大傳武成篇曰。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于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于在者乎。王之于財也。聚之散之。況于復藉乎。王之于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于復徵乎。此伏生說武城也。證二。韓詩外傳三曰。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云云。此韓嬰說武成也。證三。韓詩外傳七曰。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後。尙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亦韓嬰說武城也。證四。淮南秦族訓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

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摺笏。而朝天下。百姓譟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此淮南說武成也。證五。史記周本紀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又曰。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此太史公說武成也。證六。史記留侯世家載張良對漢王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不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也。新序善謀篇載張良之言。同史記。此張良說武成。以對漢王也。證七。史記樂書曰。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弢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小戴說武成。而見述於史公者也。證八。史記殷本紀。湯既緇夏命。還亳。作湯誥。引其文至廿三語之多。史公問故于安國。此湯誥文。當從問。故得來下。

言伊尹作伊訓。伊陟作原命。亦當問故所及。能無說乎。證九。說苑指武篇曰。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此劉向說武城也。證十。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稱逸書十六篇。若無師說。歆何以請立學。平帝時。又何以立學。立學豈無師說邪。證十一。漢書儒林傳言。逸書得十餘篇。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皝徐敖。敖授王璜。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若無師說。何所謂授。證十二。此外尙有一證。卽漢書律歷志。述歆三統歷。引伊訓篇。彰明較著。附之以說。若無師說。其說何自得之。定因此係劉歆所述。姑列入注中。作爲旁證。茲十二證。皆逸十六篇有師說之明徵。章氏曰。後漢杜伯山輩不說逸書。則其師說自亡。定一攷。後漢書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未言十六篇不傳。衛宏傳云。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尙書。作訓旨。楊倫傳云。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未聞十六篇缺訓。則伯山不說。亦無明文。且儒林傳所謂古文尙書者。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也。古文尙書之不同今文書。卽在逸書十六篇。若逸書不說。則林傳宏受。皆止于二十九篇之內。無所謂古文尙書矣。不幾名實相違乎。至云師說亡于後漢。亦非事實。檢上所舉西漢逸書有師說之證。中有十證。其書至今猶在。東漢時並未亡失。何得云絕無師說。且融云。絕無師說。亦未言師說至東漢亡之。然則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者。非邪。此事蓋疑不能明矣。或融出語未審。致斯譌舛。或傳鈔有誤。生茲乖鑿。未可知也。戴震曰。賈馬鄭雖雅好古。

文其作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見戴集尙書今古文考此說亦誤夫馬鄭之書雖亡佚然史記殷本紀集解引馬融解原命書堯典正義引鄭注典寶引伊訓則馬鄭明明解逸書不過逸書復亡者如咸有壹德武城等篇自無解耳與立學不立學無干也可見衛作訓旨賈氏作訓必解逸書無疑以此知馬氏書傳序其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當有譌舛世有以此疑古文尙書之僞者妄也

十事

杜林前於西州得漆書書爲宏巡所見又爲衛賈馬鄭所注已證實確有其書

康有爲曰竦爲莽臣歆友林師傳稱博學喜文采僞學之傳有所受矣僞經考八又曰杜林

爲張敞外孫既夙有師承易於託附僞經考三

漢書杜鄴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是竦家學淵源雖爲歆友而學不相干後漢書杜林傳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是林之學淵源父之外家亦與歆不相干傳又曰林雖拘於囿而終不屈節又曰羣僚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林既以名節自立假令竦受歆意教林作僞吾恐陳萬年臨終不能教子咸調而謂竦能教林以僞乎易於託附殊太武斷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又曰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既云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則非歆校之中秘書既云出以示宏等則非人不得見可以私行作僞既云於是古文遂行則古文尙書之行不緣於歆夫林之古文學傳于外祖王父張敞敞之書歸林

之父。林之古文書又得自西州。可見古學不始于歆。古文書亦非歆所僞。後書衛宏傳曰。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尙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又楊倫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倘漆書不可信。果如魏默深書古微序所云。則宏何以從林受古文書。宏逵融玄之作訓傳注解。又何所本。豈皆鸞壁虛造乎。吾有以知其不然矣。

十二事 史記述書敘多古文說證明古尙書有敘

康有爲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經者卽伏生二十八篇。并後得泰誓之本。古文經四十六卷。二十九卷外。并得多十六篇。計之尙缺一卷。必合序數之乃足。然則序與十六篇同出無疑。歐陽大小夏侯皆不言序。後漢古文大行注尙書者。遂皆注序。則序出於歆之僞古文。文明矣。僞經考三上。

今文有無書序。爲別一事。至云序出於歆之僞古文。則予攷之史記。已得古文書敘之確證。請列舉之以相佐證。史記殷本紀。湯歸至於泰卷陶。中壘作誥。攷中爲仲之古文。古鍾鼎文。仲字皆作中。壘則壘之譌省。說文壘。古文壘也。中壘均古文。證一。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集解徐廣曰。尙書序云。旅天子之命。定一攷說文。扈部。扈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此魯卽古文旅也。證二。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蒲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定一按古文說以大師大傅大保爲三公。今文說以司徒司空司馬爲三公。此言師保。古文說也。

證三。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今書序息作肅。定一按大戴禮五帝德篇作息慎。五帝德史公謂爲古文者也。少閒篇作肅慎。則戴禮本今文也。證四。周本紀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璆申誠太僕國之政。作璆命。今書序璆作罔。定一按說文乔部。璆从乔。璆。周書曰伯璆。古文璆。古文罔字。證五。晉本紀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玃。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后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定一按說文土部。珪古文圭。从玉。此序用珪字。古文也。證六。魯世家作此。肸誓集解徐廣曰。肸一作鮮。一作獮。案尙書作棨。索隱尙書作費。尙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卽肸誓。言於肸地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故字或作鮮。或作獮。章氏曰。今案大傳作鮮。則肸非。今文明甚。索隱說固。傅會。段謂肸鮮音近。然屑則與鮮雙聲。肸去鮮聲。猶遠。必以字類相附。肸从舟聲。舟从八聲。亦可云與棨雙聲也。要之。肸爲古文。棨爲後師。以地望改讀者。說文引已作棨。蓋杜衛所讀。證七。以上七證。除第三爲古文說外。其一二四五六七均用古文字。史公初習今文學。其序作書用古文字。則爲采古文書序無疑。康君作書序條辨。恆引史記文。云卽劉歆所本。不知中豔作誥。魯天子之命。召公爲保。周公爲師。作賄息慎之命。作璆命。珪瓚。此六事者。明明古文作肸誓。明明非今文。史公作此。確有所本。以史公從安國問故。當然本之於古文尙書。何待劉歆本史記。更何得云劉歆作僞。

十三事

毛詩十五僞之說皆謬。

康有爲曰。譜系至詳。說義歸一。未有言毛詩者。至平帝王莽時。乃突出。志云。又有毛公之學。自

謂子夏所傳託之自謂不詳其本師其僞一經典釋文序錄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一云此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亦三國吳人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自東漢後毛詩蓋盛行而徐整陸璣述傳授源流支派姓名無一同者一以爲出於孫卿一以爲不出於孫卿當三國時尙無定論則支派不清其僞二同一大毛公一以爲河間人一以爲魯人則本師籍貫無稽其僞三漢書但稱毛公不著大毛公小毛公之別不以爲二人鄭玄毛詩周南正義引鄭譜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徐整陸璣以大毛公小毛公別爲二人劉班不知鄭徐陸生後二百年何從知之則本師歧亂其僞四商瞿傳易至丁寬已七傳至施孟梁邱已九傳矣詩書自漢初至西漢末已八傳而毛詩自子夏至西漢末僅八傳易自商瞿至漢初已七傳而毛詩自子夏至西漢末亦僅八傳豈足信也若如陸璣說自孫卿至徐敖凡五傳閱三百年亦不足信也且魯詩出於孫卿若源流合一則今荀子諸詩說何以與毛不同傳授與年代不符其僞五史記無毛詩漢書有毛公而無名鄭元徐整以毛公有大小二人而亦無名陸璣疏後漢書儒林傳以爲毛亨毛萇矣夫劉班鄭徐之不知吳宋人如何知之襲僞成真歧中又歧如公羊穀梁本無名字公羊穀梁音相近蓋卜商之音譌二書有口說無竹帛故傳誤而公羊忽名高穀梁忽名赤名俶

幾若踵事增華。習久成真。遂以烏有先生竊千年兩廡之祀。名字妄增。其偽六。河間獻王。無得毛詩立博士事。以史記獻王世家爲據。則竄亂依託。其偽七。詳見河間獻王傳辨偽。其他以風小雅大雅頌爲四始。與韓詩外傳及史記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不同。其偽八。編詩移檜於陳後。移王於衛後。與韓詩王在衛後檜在鄭前不同。據正義述鄭譜。鄭用韓詩說也。其偽九。以商頌爲商之遺詩。與三家詩以爲正考父美宋襄之說不同。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頌。法言學行篇。正考甫嘗歸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歸正考甫矣。凡西漢以前從無異說。毛詩妄爲異端。其偽十。蓋三頌者孔子寓王魯新周。故宋之義。毛詩以爲商先世之詩。則微言亡。其偽十一。史記孔子世家。稱三百五篇。王氏稱臣以三百五篇諫。見儒林傳。志亦云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三家說皆同。而毛詩多笙詩六篇。則篇目增多。其偽十二。他如漢廣德廣所及。白華孝子之潔。白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雨無正。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之等。率皆望文生義。絕無事實。則空辭敷衍。其偽十三。若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爲刺幽王之詩。刺幽王何其多。而諸王何絕無一篇也。已與三家大異。楚茨等篇爲祭祀樂歌。而亦以爲刺幽王。朱子已先疑之。其偽十四。故季札觀樂爲之。徧歌風雅頌。尤爲全詩入樂之證。毛於小雅楚茨諸篇。及大雅諸詩。皆以空衍不能言其爲樂章。卽如斯干爲考室樂章。鄭箋謂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歌。斯干以落之。雲漢爲雩祭樂章。賈公彥謂邦有大戕則歌哭而請。雲漢之詩是也。晉魏時大雩祈旱皆歌雲漢之章。漢

時雅樂可歌者八篇。變風之伐檀。變雅之白駒在馬。尤可見詩皆入樂之證。自毛不能詳其義。於是詩有人樂不入之訟。程大昌陳暘謂二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陳啟源爲回護毛序之故。至謂古人詩樂分爲二教。斥後儒舍詩徵樂爲異。古人詩教之指。是以護毛故顯悖孔子。正樂而雅頌得所之義。又與季札觀樂而徧歌風雅相違。其僞十五。僞經考三上。

康說全謬。杜欽上疏用毛詩。在元帝時。何云至平帝王莽時突出。漢書杜欽傳。欽疏之言曰。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弁之時。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愍周之大壞也。攷詩小弁序云。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此爲欽用詩所本。亦卽晏瓚說所本。與蔡邕琴操以魯詩說伯奇作歌者相反。與漢書馮奉世傳贊用齊詩說伯奇放流作小弁者亦不同。易林訟之大有。尹氏伯奇。父子生離。無罪被辜。長舌所爲。此用齊說。夫杜欽之用毛詩。旣已證明無疑義矣。杜在劉歆之前。則毛詩當然非歆僞。後漢書尹敏傳曰。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敏歆同時。毛詩突出。何得不知。何至習僞經而善之。敏仕東漢。非倚莽歆以求貴者。無庸黨歆以作僞也。以此知河間獻王好毛詩。決非烏有志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此自述淵源。正所以詳其本師。孔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馬遷自序曰。太史公受易。楊何。班固。敍傳曰。伯少受詩於師丹。孔馬班所云。皆自謂也。豈均作僞乎。其謬一。徐整陸機述傳授源流。均有子夏大毛公。姓名非無一同者。始卜終毛。可謂源委同而支派不同耳。其所以不同者。一則大師傳經。弟子原不止一人。史記儒林傳云。申公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顧疑子夏傳

詩不能有高行子曾申兩派邪。二則大師受經亦不限于一師。漢書儒林傳言丁寬從田何受易。又曰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顧疑大毛公受于孫卿。又受于帛妙子邪。支派不同。姓名自不同。一出孫卿。一不出孫卿。事所當然。奚云不清。其謬二。大毛公一以爲河間人。一以爲魯人。此猶劉向序荀子稱孫卿爲趙人。而崇文總目則言卿爲楚人也。趙楚殊說。而荀子不僞。河間魯不同。毛詩顧獨僞乎。以詰康君當啞然失笑矣。其謬三。班非詩學專家。漢書不別大小毛公。或由不知。或丘蓋不言。鄭箋詩宗毛。旣得詁訓傳。當然攷出作者爲何人。鄭雖後班四十餘年。而高年通經過之。加以鄭師馬融。猶及與班並世。且從班昭問漢書。有何班未知而鄭卽不能知者。班稱毛公而鄭別大毛公。小毛公固無不可也。其謬四。毛詩傳授之年代並無不符。其在大毛公以前者。可以易比例之。其在小毛公以後者。可以魯詩齊詩比例之。易與魯齊詩傳授年代不誤。則毛詩傳授年代亦不誤。攷漢書儒林傳。易之傳授。商瞿傳橋庇。庇傳馯臂。臂傳周醜。醜傳孫虞。虞傳田何。自商至何爲五傳。如陸機說毛詩。自子夏至大毛公爲六傳。商瞿子夏均孔子弟子。田何與大毛公均周末漢初人。易五傳可至漢初。毛詩六傳反不能至漢初邪。此在大毛公以前者。以易比例而證明其傳授年代相符也。據儒林傳。魯詩申公一傳瑕丘。江公魯許生。再傳韋賢。三傳韋玄成。四傳哀帝。齊詩轅固生。一傳夏侯始昌。再傳后蒼。三傳匡衡。四傳師丹。策免大司空。師丹者哀帝建平元年也。是魯齊詩由漢初至哀帝時均止四傳。如儒林傳言毛公授詩。一傳貫長卿。再傳解延年。三傳徐敖。四傳陳俠。亦哀帝時人。魯齊四傳至哀帝。毛亦四傳至哀帝。何獨不足信邪。此在小毛公以後者。可以魯齊詩比例而證

明其傳授年代相符也。或曰如徐整所云。由子夏四傳至大毛公。如陸機所云。由子夏六傳至大毛公。何以兩派相差至兩傳。此亦可以魯詩比例說明之。據儒林傳。申公傳詩。韋賢一派至哀帝爲四傳。王氏一派至許晏爲五傳。亦多一傳。且未至哀帝之世也。傳者壽有高下。受者年有遲早。雖屬同門。可以多一二傳。無所疑也。其謬五。漢書儒林傳。書有大小夏侯。詩不可有大小毛公。邪。魯詩有瑕丘江公。又稱大江公。然則鄭徐稱大毛公。小毛公。陸疏稱毛亨毛萇。與漢書例亦合矣。康旣知公羊穀梁本無名字。而公羊忽名高穀梁忽名赤名俶矣。公羊穀梁不僞。何以大毛公忽名亨小毛公忽名萇。而毛詩卽僞乎。此矛盾之極矣。其謬六。史記獻王世家。無得毛詩事。而漢書獻王傳有之。以章氏據史記序湯征。證明史公見獻王本古尙書。則世家無得毛詩事。乃史公見獻王本而未之載。史記漏載。反疑漢書載此爲失實乎。其謬七。毛詩四始。與史記四始異。此不過家法不同。故立說不同耳。詩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其說亦言之成理。以視史公用魯詩。謂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其壁壘固各自森嚴。無所軒輊。假定魯優而毛遜。亦非魯真而毛僞也。其謬八。王在衛後。檜在陳後。此吳季札觀樂歌詩之次第。左傳史記吳世家載之甚詳。乃古人述詩篇次之最古者。亦最可信者也。夫歌詩次第出於魯之廟堂。毛詩篇次與之相符。證明孔子刪詩。此處尙未變更原書篇次。雖周禮春官大師疏引鄭衆左氏春秋注。謂傳家據已定錄之。言季札之樂與聖人同。然亦可見聖人已定之篇次。如此韓詩王

在豳後。檜在鄭前。此韓有所變更。韓誤而毛不誤也。反以毛爲僞乎。其謬九。魯語下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邶爲首。毛詩序云云。詩序云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邶爲首。本之魯語。國語爲左丘明作。遠在西漢以前。太史公采國語作史記。乃云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此史公失攷也。索隱云。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康氏不考史實。惑於三家及馬遷之說。反以毛詩妄爲異論。真以不狂爲狂者。其謬十。國語旣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邶爲首。則今詩名商頌。又以邶爲首。實正考父之所校定。正考父校商頌已有明文。則商頌非正考父所作。如果稱宋爲商。宋之名頌。焉用藏之周太師。正考父宋人。校宋詩。又焉用於周太師邪。或曰魯定公諱宋。當時改宋爲商。在正考父之時。宋並不稱商。焉有作商頌以美宋襄公之事。則商卽肆伐大商之商。毫無疑義。漢書禮樂志曰。殷頌猶有存者。殷頌指商頌也。若商頌爲宋詩。焉得云殷頌猶存。班氏家有中祕書。此言固有所本。足訂史公之誤。如此則王魯新周故宋之微言。無從發生矣。其謬十一。漢初馬遷王式諸人。皆云詩三百五篇。無有云三百十一篇者。胡君玉縉曰。漢初人云三百五篇者。不數六逸篇也。定一按。胡說是。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云。奏南陔。白華華黍。又云。笙由庚。笙崇丘。笙由儀。此六詩篇目。明明見于禮經。何云毛傳增多。詩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辭亡矣。漢初人言詩。自不數之。猶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至孔子時。僅存五篇。孔子遂以五篇入詩。斯其證也。其謬十二。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鄭云。紂時淫風徧于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攷文選。七啟。李注引韓詩序曰。漢廣說人也。陳啟源謂韓序是也。劉向列仙傳引江妃二女逢鄭交甫事。未引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列女傳傳六韓詩外傳一載孔子貢見阿谷處女事。終引此詩。是韓魯詩雖有事實。然自歧異。劉向習魯詩。列仙傳與列女傳復異。則藝文志所譏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誠哉其雜。信乎其非本義也。以視毛序傳與詩文相應。誰爲優邪。白華崇丘三家不入詩。毛亦亡其詞。無從較其得失。雨無正據集傳載劉安世見韓詩作雨無極。序作正大夫刺幽王也。呂東萊讀詩記載董氏引韓詩作雨無政。序作正大夫刺幽王也。餘無可攷。今毛序大夫刺幽王也。則毛韓同。無所優劣。毛又云。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鄭云。亦當爲刺厲王。王之所教令甚多而無正也。以鄭補毛。毛說其義。鄭證其事。義簡而事賅。非空辭敷衍也。序傳與詩均相應。非望文生義也。其謬十三節。南山以下四十四篇。不皆爲幽王之詩。刺幽王雖多。但無康說之多。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予核之。節南山以下四十四篇。其中有三十四篇刺幽王。此三十篇之中。鄭箋謂有四篇當爲刺厲王。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爲詁訓。因改其第焉。則刺幽王者止三十篇。康謂諸王何絕無一篇。如鄭說。則厲王原有四篇。不待康之疑也。其他之十篇。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大東刺亂也。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采芣。刺怨曠也。白華。周人刺幽后也。緜蠻。微臣刺亂也。苕之華。大夫閔時也。此十篇明明非刺幽王者。而康歸之刺幽王。以增多。

其刺幽王之篇數。何也。無非欲造謠惑衆。破壞其信仰毛詩之心。以伸張自己之臆說也。其謬十四。史記吳世家載季札於魯觀樂。爲之徧歌風雅頌。孔子世家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詩皆入樂。自是確論。毛傳並無詩不入樂之說。小雅楚茨諸篇及大雅諸詩。毛雖未正言其爲樂章。亦未言其非樂章也。程大昌朱熹顧炎武程啟源有詩入樂不入樂之說。此乃後儒失攷之咎。於毛何尤。其謬十五。

十三事

荀子諸詩說與毛同。證明孫卿傳大毛公之說可信。

康有爲曰。今荀子諸詩說。何以與毛不同。僞經考三上說毛詩第五僞。

荀毛是否同說。此於毛詩真僞有關。如果荀說異毛。則毛詩當然非荀所傳。若是荀說同毛。則荀之授毛證實。毛詩自然不僞。今攷荀子全書引詩者七十六事。除逸詩七事外。餘六十九事。楊倞注引毛詩十四。引毛傳者十一。引鄭箋者七。此十四事。在楊倞已切爲荀毛相同。其他之四十五事。定一核之。毛詩有三事不合。荀說此外四十二事。則荀毛無不合者。其中楊注有用毛鄭說而未舉其名者。已證明荀同乎毛。乃康謂荀子諸詩說與毛不同。不知是何用意。意者失攷邪。亡其欺人邪。失攷則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欺人。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予別撰荀子引詩同毛證。附後以相佐證。皮鹿門曰。荀卿非十二子。有子夏之賤儒。是荀卿之學非出子夏。判然爲二。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祖子夏。不應祖荀卿。祖荀卿。不應祖子夏。此毛傳不可信者。定一謂祖荀卿。已有荀詩同毛說。爲證。無可疑者。祖子夏亦無可疑。攷非十二子篇云。正其衣冠。齊其顏色。曠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

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楊注。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敝也。是則荀謂子夏氏之賤儒。乃指子夏一類之儒有此敝。非謂本人氏者族也。族猶類也。不然孔門四科文學。惟子游子夏。何得賤之。孔子親許子夏。可言詩儀禮。明列子夏喪服傳。聖門傳詩禮者。首推子夏一人。荀子以善爲詩禮名。不祖子夏而誰祖乎。皮氏又云。中公受詩于浮丘伯。浮丘伯又受之荀卿。則魯詩實出荀卿矣。若毛詩亦荀卿所傳。何以與魯詩不同。斯亦非也。公羊穀梁均出子夏。其說多不同。公穀不同。可信。何以毛魯不同。卽不可信。且其不可信者。獨在毛而不在魯。邪皮氏習今尚書。固知書祖伏生。而有歐陽大小夏侯。其說不必悉同。然皆不僞也。何獨於詩出荀卿之毛不同魯而疑之。

十四事

毛詩與孟子史記合。其爲何休蔡邕今文家所引。尤足徵其不僞。

康有爲曰。其他說義徵禮。與今文顯悖者。凡百千條。詳毛詩僞證。今不著。其云何間獻王好之者。以爲旁證。皆歆竄附之僞說也。然移文博士。不敢稱之。而僅著於七略。僞經考三上。

康謂毛詩與今文顯悖者百千條。此乃虛妄張大之詞。故造謠言。淆亂聽聞耳。以余所考。毛詩有與今文相異者。亦有爲今文家所引重者。其相異者。由家法不同。爲今文家所引重者。則不僞之鐵證也。夫杜欽上疏用毛詩。已證明毛詩非突出平帝時矣。其與孟子史記合。及見引於兩漢儒者。足徵毛詩淵源之古。攷惟天之命與闕宮傳。均引孟仲子曰。絲衣序小弁傳。均引高子曰。與孟子合。孟子言太王遷邠。虞舜大孝。仕者世祿。盛德不爲臣。引從事獨賢。泄泄沓沓。均毛詩古訓。而毛公序傳卽

用孟子詩長發武王載旃傳武王湯也。史記殷本紀曰：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與毛傳合。至賈誼新書等齊篇，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今此語見都人士序。司馬相如班固服虔蔡邕先後引詩序。見錢大昕養新錄一詩序條。附後。蔡邕爲今學鉅子，其引詩序大同小異。何休譔公羊解詁，多本毛詩，尤足證明毛詩之不僞。馬瑞辰譔毛詩古文多假借考，見毛詩傳箋通釋，舉十九字爲證，均毛詩甚古之明徵也。後漢書衛宏傳曰：馬融作毛詩傳，何焯云：後人不悟毛詩之出於融何也。定一謂馬融毛詩傳，別是一書，已亡佚矣。若謂卽今之毛傳，則鄭爲融高足弟子，焉有不知馬有知而匿其本師之名，以僞託大毛公六藝論云：箋詩宗毛，是鄭所箋者明明毛公之詁訓傳，何得指爲馬融所作。且傳明言融作毛詩傳，非詁訓傳也。無可誤會。錢大昕養新錄卷一詩序條云：王氏困學紀聞引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小序至此始行。近儒陳啓源始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耶。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詠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始行于世耶。愚謂宋儒以詩序爲衛宏作，故葉石林有是言。然司馬相如班固皆在宏之前，則序不出於宏，已無疑義。愚又考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卽小序說也。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定一按：獨斷引詩序文大同，其異者，各章於序下多加所歌字而已。

新學僞經考駁誼卷三

五事

周官經見于西漢。其說有與公穀孟子王制相反者。緣于歷時久而制度變。非由周官之僞。其不相反而相同者。均爲不僞之徵。

康有爲曰。至周官經六篇。則自西漢前未之見。史記儒林傳。河間獻王傳。無之。其說與公穀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僞經考三上。

周官載於史記封禪書。封禪書曰。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何得云西漢前未見。封禪書爲史記八書之一。旣載周官。何必儒林獻王傳重見。始得爲僞。載於封禪書者。康任意說其僞。假令周官見於儒林獻王傳。安知彼不說其僞。如儒林傳之載古文尙書事乎。康謂周官說與公穀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定一按此當分別言之。有說實相反者。緣于歷時久而制度多變革也。有說不相反。而誤以爲反者。緣于禮家逞臆說而經義晦也。有說不反而相同者。則可一二其詳。而學者覽其切焉。茲分釋之於下。(一)曷言乎說實相反也。章氏曰。周禮本周成王時制度。至秦幾九百年。其中平王東遷一變。春秋五霸一變。戰國七雄又一變。諸侯惡甚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與穀梁生當戰國。公羊在其後。王制作者。更在其後。彼等所見當世制度及所傳聞。自有非周公六官之舊者。則其說之相反。無足怪也。加之周公在朝。爲實施禮制之人。孟子公穀在野。爲擬議禮制之人。所見不同。相反更無足異。五等之爵。

王制且與孟子不同。顧欲周禮之悉同公穀。孟子王制乎。定一按章說是。夫王制述庠序學膠與孟子殊。孟子說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又與公羊大異。公羊桓十一年傳云。伯子男一也。孟子公羊王制相反。既不僞。豈周禮相反獨爲僞乎。鄭庠曰。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見六經奧論三禮同異篇。此類是也。不可不察也。

(二) 曷言乎說不相反而誤以爲反也。鄭康成周禮匠人注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鄭又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據鄭說。周禮載師與孟子述周制相反。其實非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爲滕地言。本非通制。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輟。孟子已申明非周一代之制。黃以周曰。大司徒比閭黨州鄉。皆以五起數。是鄉用貢法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夫三爲屋。是鄉遂亦用助法也。畿內二法通行。未嘗拘定。鄭注泥矣。其云通率什一之說亦誤。孟子言貢助輟皆什一。明九一什一。其立名雖不同。而其稅皆什一也。野九一而助。據助法九區之一言。其名曰九一。其稅亦什一。國中什一使自賦。據貢法之十夫言。其稅曰什一。與上其實皆什一也。同義。見田賦通故。是孟子與周禮固相承也。此則周禮孟子本相反。而注家誤以爲反者也。(三) 曷言乎說不反而相同也。鈎稽六官故訓。攷核公穀。孟子王制之文。愜意符合。不一而足。略舉其證如下。周禮大司馬云。賊賢害民則伐之。注。春秋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此注引公羊傳文也。攷穀梁隱五年傳。苞人民毆。

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此周官與公穀不相反也。證一。大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饋。注。賜猶命也。饋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此周官與公羊不相反也。證二。太宰云。六曰尊貴。注。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爵也。德也。齒也。此周官與孟子不相反也。證三。太宰云。八曰友。以任得民。注。友謂同井相合。耦耨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此周官與孟子不相反也。證四。大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貢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此周官與孟子不相反也。證五。載師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周官與孟子不相反也。證六。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鄭司農云。孟子曰。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此周官與孟子不相反也。證七。均人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攷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此周官與王制不相反也。證八。外饗云。邦饗耆老。注。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此周官與王制不相反也。證九。大司徒云。以其室數制之。注。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此周官與王制不相反也。證十。內史云。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注。玄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此周官與王制不相反也。證十一。大司馬云。車徒皆謀。注。書曰。前師乃鼓鼗。亦謂喜也。攷注引書乃大傳。此周

官與伏生說不相反也。證十二。肆師云：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注：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此周官與伏生說不相反也。證十三。大祝云：六曰說。注：玄謂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熾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攷春秋繁露求雨篇，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亦所謂說也。此周官與董仲舒說不相反也。證十四。司士云：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注：損益用功過黜陟者。攷春秋繁露考功名篇，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又曰：考績黜陟，計事除廢，卽登下損益之說也。此周官與董仲舒說不相反也。證十五。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攷春秋繁露四祭篇曰：故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又深察名號篇曰：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說苑脩文篇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是繁露說苑四祭之名，同周官禴禴異文，疊韻相轉。此周官與董仲舒劉向不相反也。證十六。五經異義云：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此周官與今韓詩說不相反也。證十七。周官大司徒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注：土其地，猶言度其地。攷韓詩外傳八曰：度地圖居，以立國。此周官與韓詩不相反也。證十八。大司馬云：遂以蒐田，遂以苗田，遂以獮田，遂以狩田。攷說苑脩文篇曰：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此周官與劉向說不相反也。證十九。綜斯諸證，公穀孟子王制，今文博士，非皆與周官相反，且往往合乎周官。若果古文家僞周官，何至今文家與之同也。

大事

王莽傳止於附會經典。尙無竄造經典之明文。周禮行于周秦漢。其證據最多。自非歆僞。

康有爲曰。莽傳所謂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故與莽所更法立制略同。蓋劉歆所僞撰也。歆欲附成莽業。而爲此書。其僞羣經。乃以證周官者。故歆之僞學。此書爲首。僞經考三上。

莽傳云。發得周禮。曰明因監。此周官在西漢時。又名周禮之徵。若謂其與莽更法立制略同。爲歆僞撰。則全屬臆說。毫無證據。攷歆附會經典。以媚莽。莽傳載之甚詳。竄造經典。以媚莽。則絕無明文。假使歆真有竄造情事。莽傳既詳載其附會經典。更法立制各節矣。竄造事有何不可以載。爲核實探源起見。當然有則載之。班固典史。家有祕書副本。知朝章國故。且承名父之業。而成書。父彪與歆同時。復不滿於歆。雄之附莽。更無竄而不知知而不載之理。今攷莽傳本無明文。乃以莫須有之辭。想當然之語。將歆附會經典者。肆意周內。灑成僞造周禮之獄。此不足以服人也。況周禮不僞。汪中攷得六徵。陳澧攷得四條。說均附后。宣尼親見周禮。黃侃攷得一徵。說附后。漢書禮樂志。及康所切爲今文之地理志。明述周官。定一已攷得兩徵。見本書第五事。周禮爲周時書。本已較然明白。茲不厭求詳。特將周禮行于周秦漢之證。再略陳之。周禮行于周時。見之毛傳詩行露野有死麇棠棣天保。正月白華維天之命。駟傳均引述周禮。左傳禮記者。不可勝數。因左傳毛傳康以爲僞。戴記則康謂有虛造。特避而不錄。錄其見于公羊者。合之用于秦漢時者。可證明周禮之不僞焉。(一)公羊僖十四年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諸侯。卽大宰之建其牧。立其監也。(二)僖十四年傳又云。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卽大宰之制軍誥禁以糾邦國也。(三)公羊僖二十八

年傳。首侯侵曹伐衛。卽大司馬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也。(四)公羊桓四年傳。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卽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司馬有蒐苗獮狩。公羊傳無獮。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則又有獮。定以爲夏雖無獮。而大田簡衆之悒則一也。(五)公羊莊四年傳。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卽大宗伯春見曰朝。時見曰會。時聘曰問也。(六)莊四年傳又云。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卽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也。(七)公羊桓六年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卽大司馬中冬教大閱也。(八)公羊莊八年傳。甲午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卽大司馬之教治兵振旅也。(九)公羊莊三十年傳。鼓用牲于社。卽大司馬獻禽以祭社也。(十)公羊禧二十一年傳。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卽大司馬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也。(十一)公羊僖十九年傳。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卽小子掌珥于社稷也。(十二)公羊襄三十年傳。會于澶淵。宋災故。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卽大宗伯以禴禮哀圍敗也。(十三)公羊文五年傳。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者何。口實。卽典瑞大喪共含玉也。(十四)公羊僖二年傳。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盟者卽詛。詛。詛者卽盟。詛之載辭。以敍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也。上十四事爲周禮行于周時之證。(十五)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掌副丞相。卽春官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者也。(十六)百官表又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卽春官內史掌

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制者也。(十七)呂氏春秋孟夏紀。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卽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教樂儀者也。(十八)呂氏春秋仲秋紀。乃命司服。具飾衣裳。卽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者也。(十九)呂氏春秋仲冬紀。乃命大酋。秬稻必齊。麴蘖必時。淇餼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卽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也。(二十)呂氏春秋季冬紀。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卽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者。(廿一)季冬紀又曰。命有司大儺。注。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鬼。此之謂也。上七事爲周禮行于秦時之證。(廿二)大宰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此轉移執事行于漢也。(廿三)大宰以九賦歛財賄。注。玄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此賦法行于漢時也。(廿四)小宰七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謂市中平賈。若今時月平是也。此質劑行于漢時也。(廿五)宰夫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鄭司農云。若今時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材異等。此舉能行於漢時也。(廿六)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次諸吏置宿。若今部署諸廬者。此次舍行于漢時也。(廿七)宮正。幾其出入。鄭司農云。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此幾出入行于漢時也。(廿八)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此散樂行于漢時也。(廿九)司刺。再宥曰過失。鄭司農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此宥過失行于漢時也。(三十)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鄭司農云。邦成

謂若今時決事比也。此邦成行于漢時也。(卅一)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注。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此外朝見于漢時也。上十事。注家以漢制況周制。足徵漢制與周制同。卽是周禮行于漢時之證。上所舉周禮行于周秦漢之證。其出于公羊者。今文家言。非偽書也。書不僞。則證亦不僞矣。其出於漢書與呂氏春秋者。漢書作者班固。今文家也。呂氏春秋證。亦見禮記月令。禮記作者小戴。亦今文家也。康詆戴記有虛造月令文。見呂氏春秋。自不在虛造之列。斯不僞也。其出于周禮注者。注係漢人撰。假令經文有僞。而注以漢人述漢事。漢事決不僞也。由斯而談。周禮行于周秦漢者。其證灼然無疑。周禮之非劉歆所僞。遂昭然若揭。始知漢何何休。臨臨碩之肆其詰難。宋胡宏始有劉歆僞造周禮一言。王王應麟復以左傳其處者爲劉氏語。爲劉歆竄入。之詆歆竄造。清萬萬斯大誤。周官辨非。姚姚際恆列周禮於古今僞書考中。之指作僞經。均爲謬妄矣。述學周官徵文篇曰。中考之于古。凡得六徵。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諸庶字通)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官膏肓。膳膏藿。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磨。以下內饗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日。莅卜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繫之于六藝。其傳習之緒。明白可據也。如是。而以其晚出疑之。斯

不學之過也。東塾讀書記七周禮篇云。禮又考得四條。禮記雜記下。贊大行曰云云。鄭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孔疏云。周禮有大行人篇。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云云。孔疏云。此一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涉二齊及鬱鬯之事。考工記賈疏云。此記人所錄衆工本擬亡篇六十。而作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羣吏聽誓於陳前。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摺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賈疏云。呂不韋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秋季。是失之矣。據此四條。周禮若非周室典制。作禮記者何必贊之。釋之。作考工記者何必擬之。且呂不韋作月令本於周禮。而猶有失。則周禮必遠在呂不韋之前。此皆足徵周禮是周室典制。黃侃六藝略說云。其書本爲官法。不肄之於學校。斯所以稱說者稀。然傳者固未嘗絕。觀于二戴記文同周禮者數條。而盛德篇說周官全與周禮相會。其他左氏內外傳所載成周及列國官名制度。大耑同於周禮者不可勝數。至仲尼乃明稱周公之籍法。尤與周禮若合符節。此可證周禮之書。宣尼實親見之也。國語魯語仲尼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下云。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案籍田以力砥其遠邇。賦里以入量其有無。與冢宰司會九賦及載師任地之法同符。任力以夫議其老幼。與冢宰九職大府內府司會九功閭師任民之法及鄉大夫征民之法同符。下文明云。周公之籍。是宣尼以此諸法制自周公。此一事也。既足證周禮爲周公手定。又足證仲尼親見周禮。又云。今侃更以魯語載孔子說周公之籍。左傳載孔

子說周公之典證之，益足以知周禮爲周公所定，周室所行，列國所遵，後世所不敢輕改，凡俗僞妄有詰難者，可以無譏矣。（顧棟高謂孔子一生所稱引無及今周官一字，其說妄甚。）

十七事

儒林傳不載左氏春秋，與世家年表並不相牴觸。

康有爲曰：儒林傳述春秋有公羊穀梁而無左傳，史遷徵引左氏至多，如其傳經，安有不敘？僞

經考二。

古文尙書見儒林傳，康謂獻王恭王世家何以不載，左傳見十二諸侯年表，康又謂儒林傳何以不載，豈史家記載一事，必須兩見邪？然余攷之史記，多不如此，如蕭何追亡，見淮陰傳，而何世家不載，何治宮室，見高帝紀，而何世家不載，韓信使人言假王，見高帝紀，而淮陰傳不載，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見淮陰傳，而高帝紀不載，酈食其請立六國後，漢王趣刻印，見留侯傳，而高帝紀不載，文帝夢上天，又賜鄧通蜀嚴道銅山，見佞幸傳，而文帝紀不載，申屠嘉檄召鄧通，責斬之，見張丞相傳，而佞幸傳不載，避免重復，此詳彼略，例固應爾，何得以儒林未載左傳，遂謂十二諸侯年表之說爲僞乎？況康旣知史遷徵引左氏至多，則年表中左氏之非竄，尤其明顯。

六事

漢書翟方進傳言左氏爲劉歆師，傳贊書明彪譏，則左氏自非歆僞。

康有爲曰：歆陰竄易左氏國語爲編年，而以爲春秋傳，僞經考四。又曰：按歆古文之學，其傳

授諸人名，皆歆僞撰，而其發端則自左氏始，左氏書藏於秘府，人閒不易見，自非史遷劉向之倫，不可得讀也，僞經考五。

康此語謬妄已極。攷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受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又曰。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又曰。其左氏則國師劉歆師。夫方進爲丞相。其名豈歆僞譌。方進爲歆師。豈亦不得見左氏傳。漢書方進傳載方進奏曰。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此文本左氏文十八年傳。唯禮字作善。養字作愛。方進不見左氏傳。何能引其文而用其義邪。假令左傳係僞譌。其人應在方進之前。不當是方進之弟子劉歆。儻左傳係歆僞造。方進何從先歆而好之。又何能以左氏爲歆之師。此足證明康說之謬。後漢書馮異傳。好讀書。通左氏春秋。是異在民間已見左氏傳。異與歆同時人。若云漢書是歆譌。方進好左氏。亦歆僞造。則漢書方進傳贊已大書司徒掾班彪曰。明明彪譌。非如西京雜記言是劉歆所譌也。又漢書韋玄成傳曰。春秋左氏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玄成傳贊。書司徒掾班彪曰。亦明明非歆所譌。若云彪歆同時。彪或受歆意作僞。則彪譌後傳時。歆已失敗自殺矣。何從以意授彪。況彪主復漢。爲融畫策。見後漢書彪傳。與歆宗旨不同。行爲亦異。彪歆相反。事實上無從黨同作僞。吾故曰。據漢書韋玄成翟方進兩傳。足以斷定左氏傳傳之自劉歆以前。決非歆之作僞。漢書儒林傳曰。穀梁議郎尹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其師承固不誤也。或曰。韋玄成傳載歆之言。豈足據邪。余應之曰。歆言而彪述之。則彪已承認有左傳矣。彪歆同時。歆如作僞。彪豈不知。

九事

漢書司馬遷傳。後漢書載班彪略論。均稱左丘明作傳。足徵左傳非歆所僞。康有爲曰。漢書司馬遷傳。稱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史記太史公自

序及報任安俱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報任安書下又云乃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抒其憤凡三言左邱明俱稱國語然則左邱明所作史遷所據國語而已無所謂春秋傳也又曰歆分國語以釋經而爲左氏傳僞經考三

康此說實欺人已甚尋漢書司馬遷傳上文有曰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目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是漢書遷傳已大書特書左丘明作春秋傳何得云無康氏援引下文司馬遷據左氏國語而未殺其上文左丘明爲之傳此非欺人而何康氏讀書多通不應鹵莽滅裂若此其若此者欺人之談也況遷傳上文明言左丘明爲傳爲國語則下文所言據左氏國語當然指左氏傳及國語而言王念孫曰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此其證也不特此也後漢書班彪傳載彪略論曰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譌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下又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是班氏父子均承認丘明作左氏傳固譌遷傳係本諸乃父之略論家學淵源當然不能誣爲歆所譌據漢書敘傳成帝賜班旃以祕書之副旃爲彪之叔父祕書者中祕書也古文左氏傳在焉彪父子自然見之其言有本亦不能誣爲歆所給也論衡案書篇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尙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充此言當本之彪其說左傳之外何以復作國語理由充足較彪說更爲明顯康云分國語以釋經而爲左氏傳固不如充說左氏傳經而辭略故復錄國語以實之也定一謂充承師說康言無徵無徵民弗信矣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云劉歆等改

左氏爲傳春秋之書。又曰：歆改竄左氏而曰：子叔姬妃昭公。其言均無據。不足徵也。且亦無分改國語爲左傳之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旣曰成左氏春秋。又曰表見春秋國語。學者盛衰大指著於篇。明明左氏春秋與國語各自爲書。何得云左傳由國語分出哉。

二十事

子夏孟子荀卿韓非之倫。用左傳證明左氏實傳春秋。劉歆引傳解經。實有所本。

康有爲曰：歆思借以立異。校書時發得左氏國語。乃引傳解經。自爲春秋之一家。偽經考五。

左氏本傳春秋。其解經也。原不待引。唯歆時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經傳單行。不相附麗。故解經須引傳耳。今攷子夏孟子荀卿韓非之倫。用左傳足徵歆所引傳。傳實先師遺傳之冊。非贗鼎也。茲列其證如下。韓非外儲說右上。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早絕之。又稱：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攷此言卽左宣四年。凡弑君稱君居無道之誼。謂君不能蚤絕姦萌。以遭殺卽無道也。子夏明言春秋之記。是子夏爲傳春秋。左氏之誼與之同。其爲傳春秋無疑矣。證一。孟子萬章下曰：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攷此文全本左氏昭公二十年傳。公穀無其文。孟子明言孔子奚取。則左氏之祖孔子也。益信。范升謂不祖孔子者。實巨謬矣。證二。韓詩外傳四載孫子卽荀子。謝春申君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

而殺之。因自立。攷此事本之左氏昭公元年傳。公穀無王子圍問疾絞殺之文。荀子明言春秋之志。則左氏傳春秋之據也。證三。韓非外儲說左上。載晉文公攻原事。末言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攷此文本左氏僖公二十五年傳。公穀無其文。韓非明言孔子記之。則左氏實傳春秋。證四。綜上四證。足徵春秋左氏傳之名。實有所本。或曰。左氏如傳春秋。何以有無傳之經。復有無經之傳。定一按。有經無傳。公穀有之。不失爲傳經也。有傳無經。則易大傳卽繫辭見史記自序及尙書大傳。不盡解經。韓嬰詩外傳。且采雜說。至非其本義。皆以傳名。左氏依經述事。有何不可。況卽左例而言。杜預已申明之矣。杜氏曰。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杜此言是也。先後依錯。固不必傳中事。事皆有經也。皮鹿門氏曰。春秋通論。經止哀十六年。而傳則終于二十七年。如依杜說。此十有一年之傳。爲先後何經。依錯何經。邪。定一謂此十一年傳。在左傳之末。蓋後人增益。猶史記有褚補。漢書有昭續也。褚先生自名。班昭事見後漢書。人得知之。附益左氏者。未題名。又不見他書。人遂莫由知爾。四庫全書總目曰。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總目此論。足釋皮君之疑。左氏傳經之不誤。益瞭然矣。

廿二事

漢朝制禮用左傳。今文家復多用左傳之言。卽龔勝師丹亦援引而不以爲僞。且公認爲傳春秋。康有爲曰。孔光龔勝師丹皆大儒。知其僞。故不肯助也。僞經考五。

康以龔勝師丹反抗左氏立學。遂加以知其僞三字。此猶莫須有三字也。何足服人。攷勝丹無僞左

傳之說。不但以爲僞。且彰明較著。引用其文。不但勝丹。漢今文家之引左傳者甚夥。卽開國制禮。亦以左氏爲依歸。茲分述之。以申其指。五經異義曰。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親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議也。證一。異議又曰。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禘。歲禱於壇。禘及郊宗石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自古而然也。此亦從左氏說也。證二。史記高祖紀曰。以沛宮爲高祖原廟。裴駟云。原者再也。先旣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定一攷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言祖廟可分立於國都之外。漢立原廟。從左氏說也。證三。漢書梅福傳曰。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封孔子後。呂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呂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此漢封孔子用左氏也。證四。漢書霍去病傳上曰。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矣。攷服而舍之。左傳隱十一年。又僖十五年。均有此語。此漢軍禮用左氏也。證五。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恩衛葆。此用左氏莊六年經。齊人來歸衛俘之文也。攷葆。从艸。保聲。說文人部。保。从人。从冫。省。冫。古文字。是葆。俘得通用之證。若是衛寶。不得言恩。下文言以正圜。圜之平也。其爲俘囚明矣。此董子用左氏也。董子治公羊者。證六。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曰。出則祠兵。入則振旅。攷左氏隱五年傳。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公穀無其文。此董子用左傳也。證七。漢書五行志中曰。隱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劉向。呂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攷公穀觀魚事。無貪利說。唯隱五年左傳。莊僖伯云。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數語足

當董劉之說是董劉采左氏說也。證八。五行志下曰：董仲舒劉向呂爲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攷此事本左氏宣三年傳。公穀無觀兵事。此董劉用左氏說也。證九。韓詩外傳二曰：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葵澤。殺之。攷此事全本左氏閔二年傳。公穀無好鶴民潰之文。然則韓嬰實引左傳。不但與之合也。證十。韓詩外傳四載孫子謝春申君曰：齊崔舒之妻美。莊公通之。崔舒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攷此事係本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傳。公穀無自刃踰牆射股之事。是韓用左傳文也。證十一。史記吳太伯世家載吳季札聘魯觀樂。歷使齊鄭衛管。全本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史記世家用左傳如此類者甚多。公穀無其文。證十二。漢書杜鄴傳。鄴曰：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天子無呂甚此。攷此文本之左氏襄十一年傳。公穀言作三軍。無三家分公室之文也。鄴治齊詩者。證十三。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曰：是呂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攷忌子卯爲疾日。見左氏昭九年傳。公穀無其文。公羊莊二十二年何注云：謂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嘗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云云。蓋暗襲左氏也。奉治齊詩者。證十四。漢書馮野王傳。杜欽曰：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攷此用左傳襄二十六年蔡聲子語。欽用韓詩。蓋習韓詩者。證十五。漢書師丹傳。丹上書言

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攷此語本之左氏僖九年傳。公穀無其文。丹治齊詩者證十六。漢書朱博傳。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目爲春秋之義。姦目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目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攷姦有常刑不報。見左文十八年傳。僑如欲顯公室而譖行父。見左成十六年傳。公穀均無其文。此勝等用左氏傳也。勝用左傳而申明之曰。春秋重而書之。卽公認左氏傳春秋也。勝治歐陽尙書者證十七。觀上十七證。前五事證明漢代禮制從左氏。後十二事合下列劉向說苑新序五行志述左。計二十五事。皆西漢今文家引用左傳。灼然無疑者。馬杜猶可說兼治古文。韓嬰董仲舒則純乎今學說也。乃亦引左氏。是可珍重矣。其最異者龔勝師丹。反抗左氏立學最力。勝乞罷丹大怒。見劉歆傳。其仇視左氏甚矣。乃丹上書勝等廷議。均引用左傳斑斑可考。始知勝丹反抗。全然黨同妒真。挾恐見破之私意。蓋利祿之路然也。其未一語攻歆作僞者。則以左傳三事本不僞也。不然豈有不發其覆而反引用其文哉。

廿二事

賈誼新書張敞封事。引左傳文十事。證實賈張實修春秋左氏傳。

康有爲曰。託之河間張蒼賈誼張敞名臣通學。以張其名。僞經考三上。又曰。賈生所著述。存

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痺篇一事。喻誠篇一事。退讓篇二事。皆

與左氏不合。唯禮容篇一事。似采左。二事似采國語耳。蓋歆見其偶有引用。卽誣以爲左氏訓

故。僞經考五。又曰。誼爲李斯再傳弟子。其書未有一字及左傳也。僞經考六。又曰。敞治春

秋。以經術自輔。其上封事引春秋譏世卿。皆用今文。安有所謂古字。僞經考八。又曰。恐張識

古文字亦歆所杜撰耳。偽經考三下。

誼爲左氏傳訓故。其書已亡。今無法以求得其書。唯誼之引左傳實數見不鮮。康云。偶有引用者。則確實爲誣。茲卽新書以攷之。可證賈生本治左氏傳。容經篇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又曰。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攷此文全本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證一。淮難篇曰。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羣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爲亂也。又曰。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攷此事全本左氏哀十六年傳證二。淮難篇又曰。闔閭故然使縛諸刺吳王僚。攷此事本之左氏昭二十七年傳證三。連語篇曰。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攷桓公得管仲見左氏莊九年傳證四。春秋篇曰。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及翟伐衛。寇挾蝶矣。衛君垂淚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攷此事本之左氏閔二年傳。公穀無其文證五。耳痺篇曰。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其罪。奔走而之吳。又曰。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妻生虜而入吳。攷此事本之左氏定四年傳。公穀雖有吳入楚之文。然無五戰五勝以入郢之說證六。禮容篇曰。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

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攷此文全本左氏昭二十五年傳。證七屬遠篇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而公侯地百里。攷此語本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彼云一圻卽方千里。彼云一同卽方百里也。證八。綜此八證。確出左傳而非公穀。則誼之傳左氏傳已無疑義。誼在歆前。上歷七君。誼時有左傳。奚云歆僞。若張敞者。今文而兼古文者也。漢書敞傳曰。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又曰。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周壽昌曰。敞蓋治左氏春秋前封事所引公子季友晉趙衰齊田完等事。皆與左傳合。定一謂周說是。漢書郊祀志曰。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藝文志曰。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張氏習古文學。事實俱在。但引春秋譏世卿。則確係今文也。敞蓋今古文兼之矣。敞爲西漢大儒。乃歆之父執輩。其治古學在歆前四十餘年。按鼎公諸廟堂。受讀緣于朝命。共聞共見。豈容憑虛。況敞學傳至外孫之子杜林。見藝文志。世之言小學者稱杜公。見杜鄴傳。以後漢書林傳證之。林確係講古文者。史迹彪炳。豈歆所能僞乎。敞在歆前。猶可誣以歆僞。林成名在東漢。歆無法僞之矣。

廿三事 左氏往往與今文相合。非歆立僞。

康有爲曰。歆諸經皆託之於人。唯左傳則任之於己。以左傳爲歆立僞經之根本。故不能託之。

人也。僞經考五。

左傳往往與今文合。略舉數則。足證非歆立僞也。一。隱三年傳云。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攷列女傳。齊女傅母篇。載魯說與左全符。此左傳與魯詩合也。二。桓十六年傳。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又曰。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攷新序節士篇。載魯詩。二子乘舟說與左相應。此左傳與魯詩合也。三。閔二年傳。衛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考詩。載馳正義。引樂稽耀嘉曰。敵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救謂使公子無虧成之。緯書。蓋用齊詩說。與左無異。此左傳與齊詩合也。四。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攷漢書。敘傳。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應劭注。用魯詩說。匡衡傳。秦穆貴信士多從死。用齊詩說。與左一致。此左傳與齊詩合也。五。莊二十四年經。夏公如齊。逆女。秋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左傳注。哀姜也。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又注。姜氏齊襄公女。攷易。林屯之大過。襄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此用齊詩說。與公羊何左傳杜兩注。夫人稽留不與公俱入。情事合。與載驅詩文合。而與毛傳刺襄公之言異。此左傳與齊詩合也。六。五經異義曰。古春秋左氏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謹按易曰。萬國咸寧。書曰。協和萬邦。從左氏說。此左傳同今文易也。七。異義曰。謹按尙

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乙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天。此左傳同。今尙書說也。八異義曰。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十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光。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按。左氏說與禮記同。九異義曰。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此左傳同。公羊也。觀斯九事。左傳說詩。同乎三家。今文而異乎毛之古文。其說萬國。旻天虞主存二王後。則均同乎今文。易書禮及公羊也。夫同乎今文。康不能詆爲僞。異乎古文。康更不能不認爲真。豈有歆僞造古文左傳。而其說反與今文之詩同。且與自造之古文經違異乎。此可斷其必無是事矣。

廿四事

攻擊古學最力之范升承認左氏出於丘明。

康有爲曰。升言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已足以勝之矣。僞經考七。後漢書范升傳。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是范升已明明認定左氏爲丘明作。倘若係歆僞撰。升猶及與歆並世。豈有不知。升攻擊左氏最力。豈有知而不言。升之言見元傳者。止云左氏淺末。不宜立。見升傳者。止云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及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處處皆證明費氏易左氏春秋實有其書。無一字涉及僞撰。是時歆已自殺。莽已誅戮。講古學者之勢力全歸消滅。如費左果是僞撰。升何至不言。此可斷爲必無之事。陳元傳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

若左出於歆譏。光武爲撲滅歆莽之人。決不至以其僞書立學。又後漢書儒林尹敏傳云。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是敏習今文學者。若左氏春秋全僞。敏何至習而善之。敏亦與歆並世。若歆僞造左傳。何得不知。李育傳云。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又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從未說及左氏之僞。況孔穎達左傳疏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此與藝文志之言符合。藝文志曰。仲尼思存先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邱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攷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圖十卷。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則嚴固兼習左傳者。其言左氏爲傳。自有所本。尤足證左傳是邱明所作。若皮鹿門氏疑劉歆博極羣書。何不引嚴氏春秋以駁博士。不知當時博士既承認左氏出於丘明。已同嚴說。歆自毋庸再引。總之歆不引嚴。不能斷定沈引嚴氏春秋爲僞。至升傳述升云。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而陳元傳則云。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則陳元之於左氏學。實有師之傳授。不過左氏自漢元以來。未立學。傳者絕少。故升謂無其人耳。不然。漢書儒林傳與左傳疏引劉向別錄。所稱左氏傳授源流甚晰。何得云無其人。儒林傳別錄可詆爲僞竄。陳元之奏光武。豈敢僞乎。

其事

桓譚王充均說劉向好左氏。證以說苑新序五行志。列女傳。向說多本左傳。康有爲曰。今爲之證其僞曰。歆任校書。向亦任校書。凡歆所見之書。向亦見之。歆不能出向外

也以向說考歆無不鑿柄。向則今學說也。歆則古學說也。則真僞具白矣。又曰。倘以歆之說爲可信乎。則向說其反僞邪。非歆。僞經考十四。

向習今文亦好古學。非與歆鑿柄不相入也。且沈潛焉。論衡書案篇曰。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云子呻吟者謂劉歆也。父玩弄而子呻吟。家學淵源也。元本北堂書鈔九十八引桓譚新論云。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案桓譚與向歆同時。其言當有所見。今檢說苑新序漢書五行志。向說本左傳者實繁有徒。於是桓譚王充之說諗矣。茲略舉如下。說苑復恩篇曰。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攷此事全本左氏宣四年傳。公穀無其文。證一。復恩篇又曰。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攷此事全本左氏宣二年傳。公穀無其文。證二。說苑正諫篇曰。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又曰。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又曰。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又曰。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此事全本左氏哀十一年傳。公穀無其文。證三。新序雜事四曰。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至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攷此文計三十二句。全本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公穀無其文。證四。新序節士篇載申包胥赴秦。

乞師。依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爲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卒大敗吳師。攷此事亦見說苑。至公篇。全本左氏定四年傳。公穀無其文。證五。新序善謀篇曰。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至吾其還矣。亦去等語。攷此文五十四語。全本左氏僖三十一年傳。公穀無其文。證六。新序善謀篇。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云云。至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等語。此四十四語。全本左氏僖二十五年傳。公穀無其文。證七。新序義勇篇曰。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攷此事本之左氏閔二年傳。公穀無其文。證八。漢書五行志上曰。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攷此說本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公穀止云宋公殺其世子痤。并無聽讒之說也。證九。五行志上又曰。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劉歆以爲金石同類。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攷公穀無石言事。向說全本左氏也。證十。五行志下曰。左氏傳。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劉向以爲近蛇擊也。攷公穀莊公十四年無蛇鬪事。證十一。五行志下又曰。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擊也。攷公穀是年無龍鬪事。證十二。五行志下又曰。左氏傳。文公十六年。夏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劉向以爲近蛇擊也。攷公穀是年無蛇出事。證十三。列女傳三。曹僖氏妻。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之

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爲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又曰。負羈乃遺之壺飧。加璧其上。公子受飧。反璧。定一。按此文全本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公穀無其文。證十四。列女傳七。晉獻驪姬。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又曰。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定一。按此事本之左氏。莊二十八年傳。公羊傳僖十年。祇云。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穀梁僖十年傳。祇云。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皆與列女傳不合。證十五。又列女傳七。魯宣繆姜傳。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又曰。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爲內臣。定一。按此見左氏成十六年傳。公穀無宣伯使晉執季孫行父及季孟擅魯之事。證十六。又列女傳七。齊東郭姜傳。所載姜爲棠公之妻。有美色。崔子悅而娶之。莊公戲姜如崔氏。姜與崔子自側戶出。公請盟。弗許。踰牆射中踵。反墮。遂弑公。此全本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攷公羊祇云。齊崔杼弑其君光。穀梁祇云。莊公失言。淫于崔氏。與列女傳事實不合。證十七。就上十七證觀之。向之珍重左氏彰彰矣。吾以向說考歆。洵可謂箕裘克紹者。倘以歆說歆主左氏立學爲不足信乎。則向說不亦僞邪。康其何說。曰。處此也。

新學僞經考駁誼卷四

其事

說文采用今文學。康謂說文皆僞古。不攻自破。

康有爲曰。其說文皆僞古學。近世尊許尤甚。豈知其爲僞學之毗佐哉。許慎純古學家。不似鄭玄古今雜揉也。僞經考九。

說文敍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覈之許書引經。實際多今文學。茲舉其證如下。說文卜部貞下云。京房所說。又示部禋安福也。从示是聲。易曰禋既平。段注周易坎九五。祇既平。釋文。京作禋。按許自敍所稱易孟氏。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從孟喜問易。虞自言臣高祖光會祖成祖風。父歆皆治孟氏易。至臣五世。翻注此爻云。祇安也。然則孟易作禋訓。安甚明。翻本作祇。謂祇卽禋之假借。與何人斯鄭箋正同。定一按釋文云。京作禋。說文同。明言說文同京易。京房今文學也。證一。禋部。遯往來數也。从禋聲。易曰。目事遯往。今易損初九爻辭。作已事遯往。釋文。已音以。本亦作以。虞作祀。定一攷。目已一字。但有古今文之別。論語微子篇。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而目乎。漢石經今文也。許引易作目。與今文論語同。證二。手部。拊上舉也。从手升聲。易曰。拊馬壯吉。定一按隸釋八孔彪碑。拊馬鬣。豈彪卒于建寧四年。碑用今文易。證三。山部。場下云。一曰。嶠鐵場谷也。攷史記夏本紀。堯夷既略。索隱按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在遼西。嶠鐵卽禺鐵也。證四。女部。育養子使作善也。从女肉聲。虞書曰。教育子。陳喬樞曰。歐陽尚書作育。

子而史記以訓詁字代之。故言教釋子。物釋不可以不養也。許所云養子使作善。卽馬所云教長天下之子弟。長養義通。則叔重所稱尙書。當爲歐陽說。季長之訓亦用尙書。歐陽說也。定一按陳說是。揚雄宗正箴曰。各有育子。世以不錯。亦今文尙書作育子之證。證五。玉部玕琅玕也。从玉干聲。禹貢雒州球琳琅玕。琕古文玕。按古文旣作琕。則琅玕爲今文矣。證六。弓部𠄎本生條也。从弓由聲。商書曰。若顛末之有𠄎。旣云古文言由旣。則𠄎旣爲今文矣。證七。戈部𠄎殘也。从二戈。周書曰。𠄎𠄎巧言。段注。今書截截善騙言。言部引之。古文尙書也。此稱𠄎𠄎截截之異文。今文尙書也。春秋公羊傳曰。惟譏善。善。諍言。俾君子易怠。劉向九歎曰。讒人譏譏。孰可愬兮。王逸注。引書譏。譏。靖言。漢書李尋傳曰。昔秦穆公說譏。譏之言。任佗佗之勇。譏卽𠄎。許作𠄎爲本字。他家作譏。加之言旁也。定一按段說是。公羊傳係文十二年事。潛夫論救邊篇曰。淺淺善靖。俾君子怠。則於𠄎字加之水旁。公羊劉向李尋王符王逸皆今文家也。證八。人部佗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佗佗勇夫。定一按漢書李尋傳。秦穆公說譏。譏之言。任佗佗之勇。公羊宣六年傳。佗然從乎趙盾以入。解詁曰。佗然壯勇貌。與說文同。李尋何休均今文家也。證九。水部涘水厓也。从水矣聲。周書曰。王出涘。攷尙書大傳大誓篇。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涘以燎。許引周書卽大傳所述。今文經也。證十。手部搯搯也。从手𠄎聲。周書曰。師乃搯。攷尙書大傳大誓篇曰。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鼓。躁師乃恇。注。恇喜也。許引周書卽大傳所述。大誓語也。證十一。疒部痾病也。从疒可聲。五行傳曰。時則有口痾。攷尙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曰。時則有口舌之疴。注。言氣失之病。許引五行傳卽

尙書大傳文也。證十二。鬼部。魃鬼服也。从鬼支聲。韓詩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魃服。攷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韓詩今文學也。證十三。永部。叢水長也。从永羊聲。詩曰。江之叢矣。攷文選登樓賦注。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陳喬縱曰。此作叢者。魯詩也。爾雅釋詁曰。叢長也。說與說文同。卽釋魯詩江之叢矣。郭注乃云。叢所未詳。何其疏陋乎。證十四。艸部。藿艸也。从艸霍聲。詩曰。食鬱及藿。定一按。爾雅釋草。藿山韭。疏曰。韓詩云。六月食鬱及藿。是也。今毛詩作藹。是許用韓詩也。證十五。鼎部。鼎下云。魯詩說。鼎小鼎。魯詩今文也。證十六。艸部。芎艸。覆蔓也。詩曰。左右芎之。攷詩關雎毛傳。芎擇也。爾雅釋言。芎。芎也。郭注謂拔取菜。郭習魯詩。是說文訓義。與毛魯不同。陳喬縱云。蓋用齊詩。說是也。證十七。部。首。辵下云。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公羊今文也。證十八。玉部。璠下云。美哉璠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定一按。此文見齊論語問玉篇。王應麟說。證十九。人部份。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彬古文份。今論語作文質。彬彬爲古文。則知份份爲今文。證二十。部。首。王下引董仲舒曰。虫部。蠧下引董仲舒說。董仲舒今文家也。證二十一。艸部。芸下引淮南子說。田部。畜下引淮南子曰。虫部。蠶下引淮南王說。鬼部。畿下引淮南傳曰。定一按。淮南子今文也。證二十二。艸部。蓼下云。劉向說。此味苦。苦蓼也。劉向今文家也。證二十三。寸部。封爵諸侯之士也。从虫土。从寸。守其制度。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段注。此用孟子及王制之說。所謂制度也。定一按。孟子王制非古文說也。證二十四。部。首。心下云。博士

說以爲火藏。定一按漢博士皆今文也。證二十五。走部越下引漢令曰。竹部箠下引漢律令。糸部絨下引樂浪挈令。定一按漢令漢律令樂浪挈令皆今文也。證二十六。如上所證。知說文兼用今文。非純古文也。康氏謂說文皆僞古。其說不攻自破矣。

芑事

說文小篆皆自古文變出。證明古篆一貫。小篆與今文經字不僞。則古文亦不僞。

康有爲曰。賈逵傳父微所受塗惲之學。和帝中受詔修理舊文。傳之許慎。今所傳說文是也。

又曰。其書自古文籀文外。小篆諸體亦皆自古文變出。其說經說禮皆古說。則純乎歆之僞學也。僞經考三下。

說文小篆既皆自古文變出。則古篆一貫。何云歆僞。尋說文全書。有古文作小篆偏旁者。如二之於帝。旁設之於屐。是也。屨之於鞴。鞴於之於菸。菸禾之於保。皆之於道。誦頁之於頤。頤之於頤。而之於麗。求之於逮。逮與此相類。有古文偏旁卽是小篆者。如珣之於王。目。瑋之於王。旱。是也。訓之於蓄。刀。孩之於子。亥。誥之於吉。啓之於収。口。追之於走。已。區之於一。足。匱之於匚。凱。芹之於止。斤。船之於舟。告。摺之於手。西。馭之於馬。又。與此相類。有小篆爲此字。而古文爲彼字者。如巾之爲艸。誠之爲頗。是也。甘之爲疾。疋之爲大。疋。孺之爲高。歐之爲賢。戲之爲討。厶之爲醜。爰之爲轅。互之爲亏。哥之爲哥。繫之爲顯。侯之爲訓。孑之爲沒。洒之爲灑。焱之爲魯。泉之爲澤。與此相類。有古文小篆竝列。而小篆復又從古文者。如丕古文玉。而玨之古文作瑋。復從玉。設古文叟。而嚴之古文作嚴。復從叟。是也。與古文典。而臆之古文作𦉰。復從典。𦉰古文工。而玉之古文作王。復從工。𦉰古文女。而妻之古文作

復从女。古文目，而瓊之古文作瓊，復从目。學古文子，而嗣之古文作學，復從子。黟古文馬，而御之古文作馭，復从馬。金古文金，而鐵之古文作鑊，復从金。鞍古文卷，而濼之古文作濼，復从養。與此相類。若斯之類，古文與小篆錯綜盤互，不可分離。欲竄入全部古文，非改造全部小篆不可。此豈歆所能者。如果說文中之古文小篆皆僞，何以今文學之經易儀禮公羊穀梁之字，除八十二字不見說文者外，據雷浚說文外編所載計之，儀禮所載字，無古文在內，其餘皆與說文小篆相合。又羅振玉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此書古文家以爲僞，今文家信之，姑舉以爲證。上下兩卷，得三千七百八十五字，又補遺一卷，得六百六十四字，合之共得四千四百二十九字。予尋檢全文，除其重見者外，得八百七十五字。此八百七十五字，皆漢今文家所書之今文經字也。除易之蹇拇斛詩之蠶瘝疔開格劄春秋之經序記之靈玆勸十三字外，餘八百六十二字，無不與說文小篆相合。少數隸變不同者不計。其詩經羶疔二字，則不同。今詩而合說文，以此推之，今文全經之字，其與小篆異者尠矣。康既知說文小篆皆由古文變出，則是今文家之經字，不由古文變出者寥寥矣。今文家之經字不僞，則古文亦不僞矣。夫說文古文，既爲今古學共用之字，用之於今文經不僞，用之於古文經則祇爲僞，豈理也哉。

其事

古文本不簡于籀文，最少數籀文之繁者，適合文字史由簡變繁之例。

康有爲曰：文字未有不始於繁而終於簡者也。今古文反簡，籀文乃繁。僞經考三下。

文字變遷，最初由簡而繁，如作卦進而文字結繩進而書契，蒼頡初作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

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此其例也。如三變爲𠃉，四變爲介，六變爲𠃉，一二三變爲弋式，式且借用壹貳參，見孫詒讓名原原始數名第一篇，亦屬此例。厥後由繁而簡，如籀變爲篆，隸變爲真，楷，真楷變爲行草，此其例也。康氏言文字未有不始于繁而終于簡者，則於文字史之實例，尙多牴觸。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攷籀文籒於古文，並非全部事實。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除去古文四百七十六，籀文二百一十一，艸部大篆五十三，及奇字三，其餘八千六百一十文，皆古籀篆三體相同。夫古籀同者既有八千六百一十文之多，而不同者止二百六十四文，此可謂之籀文籒而古文簡乎。況細覈此二百六十四文中，有四十九文，另表列之，筆畫較古文爲少，則是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籒於古文者，實際止二百一十五文耳。蓋甚微矣。說文敍曰：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或異者數甚微也。何以籀文在後，而有微數繁於古文者，則邈矣。西土之人，有地方傳用之古字，即地方語也。其字不通行于全國，故不見于古文。作籀文者，不能不錄之，以教學童，何以知之。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是其證。志又謂倉頡、李斯作爰歷、趙高作博學、胡毋敬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復頗異。今綜核此二百一十五籀文，既與古文殊，又與秦文不合，即志所謂頗異者也。曷異爾。由簡變籒，猶繩卦之進而爲文字也。吾故曰：籀文並不籒於古文，其少數籒者，與文字演進之例，並無不合。

覓事

古文筆畫繁於小篆。適合文字由繁變簡之例。足徵古文不僞。

康有爲曰：古文改繁爲簡，因小篆而作，可知僞經考三下。

說文全書之例，先儒謂古篆不分者，古文與小篆同。其別出古文者，古文與小篆異者也。與小篆異之古文，攷之說文重文中，共得四百七十六字，中有二百四十六字，筆畫視小篆爲繁，有三十六字，筆畫繁簡與小篆相當，其他之一百七十四字，則筆畫較小篆爲簡。然細覈之，此少數古文簡而篆文繁之字，其篆文猶不能謂之非古文。今卽其可考者，舉例以證明之。如示小篆也，示古文亦細覈之，示從一，示從二，一二皆古文也。而下云：古文諸上字皆從一，篆文皆從二，二古文上字，是示爲古文。示亦爲古文。禮古文社，卽從示，日小篆也。日古文日，納覈之日亦爲古文。昔古文時，卽从日，𠄎小篆也。亦古文亥，細覈之亥亦爲古文。口部，頰古文咳，卽从亥，艸小篆也。𠄎古文以爲艸字，細覈之艸亦古文。艸部，𠄎古文荆，卽从艸，保小篆也。泉古文保，細覈之保亦爲古文。保下云：𠄎古文保，不省，卽从隸，聖小篆也。坐古文聖，細覈之聖亦爲古文。酉部，𠄎古文西，聖卽从𠄎，董小篆也。𠄎古文董，細覈之董亦爲古文。鳥部，難古文鷦，卽从董，省。此本證也。他如一篆式古，而正部𠄎爲古文正，則一亦古文。子篆學古，而木部籽爲古文李，則子亦古文。工篆垂古，而𠄎古文工，則工亦古文。𠄎篆𠄎古，而尸部臺古文屋，則𠄎亦古文。𠄎篆設古，而𠄎部嚴古文嚴，則設亦古文。此古文筆畫較繁之字，亦足證明古篆并舉者，篆文未必非古文。此旁證也。然則此類篆繁古簡之字，不能謂之古文簡於篆文，祇可謂之古文簡於古文。是則康氏所云古文改繁爲簡，大與說文相反。康氏詆小學爲僞，故不習說

文。彼據桂馥所舉云。開承臣四字。斷定小篆於古文多增。見偽經考三下。不知說文實際并不如是。桂氏於說文固不精覈也。桂舉開字非古文。其說誤。

三事 說文聲類與詩易楚詞相合。足證說文非僞學。

康有爲曰。桂馥云。說文諧聲多與詩易楚辭不合。如確是三代古文。則應相合。益以知其僞也。偽經考三下。

康氏不明音學。故引桂馥謬論。夫說文全書之諧聲。攷之詩易楚辭及他古書之韻字。尠有不合。彼所謂不合者。其轉變也。自宋徐歲作韻補序。謂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江永戴震祖述其說。段玉裁六書音韻表。孔廣森詩聲類。嚴可均說文聲類。相繼纂成。巍然鉅觀。定一按段孔嚴均以韻類諧聲。證明諧聲與詩易楚辭相合者也。其書見在。可以按讀。但段分之支脂矣。知轉變矣。然不明陰陽對轉。東冬別部。復不識重文。可徵通轉。孔分東冬矣。知陰陽矣。然未審冬隸于侵。復不諳分合聯環之妙。嚴則歸冬于侵。發見重文。讀若可求通轉。分合聯環。以極變化。蓋精案之作也。中有小疵。不掩大醇。今執段孔嚴之書。以求諧聲。執諧聲以求詩易楚辭之合。固無入而不得者。其有不得。則字或不韻。或文有譌誤。否則韻部或須變更。而非諧聲之不合。若詩頌往往不韻。可以聲紐求音。亦非諧聲有誤。夫諧聲既與詩易楚辭相合。則說文所述。確是三代古文。說文可誣爲劉歆僞學。詩易楚辭及他周秦間有韻之古文書。江有誥有羣經韻讀。周秦韻讀等書。豈亦劉歆所僞造乎。吾以此知康說之妄而謬矣。

卅二事

史記淮南諸書之字。攷得六千七百十五字。證明漢初真字。不止三千三百餘字。六千實非劉歆所僞造。

康有爲曰。周漢所傳真字。在蒼頡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其餘六千字。皆歆僞字也。歆僞經之光。大則賴鄭玄之功。僞字之光。大則賴許慎之力。僞經考九。

漢書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皆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說文敘曰。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定一按漢律班行天下。旣明定九千字。當然實有此數。顧志又云。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則又止三千三百字。少於尉律。何其多也。少五千七百字。揆厥緣由。一因律云諷書九千字。中有複字。二因蒼頡三千三百字。西漢字數實不止此也。夫律言諷書。今不知爲何書。故複字無考。若西漢字數。則有書可校。可以得其都凡。今攷諸劉歆以前之書。史記得字四千七百六十有五。積少孫爲宣帝時博士所補史記。并入計數。淮南得七百四十字。再檢新語。尙書大傳。新書。春秋繁露。韓詩外傳。韓詩遺說。鹽鐵論。新序。說苑。列女傳。蒼頡篇。蒐逸。急就篇。等書。復得一千二百十字。以諸書字數總計之。共得六千七百十五字。詳拙著西漢字表。揚雄法言。太玄方言之字。尙在其外。逐錄或有遺漏。字當無多。版本偶有異同。數亦有限。以視蒼頡篇三千三百多字三千四百十五。以視揚雄訓纂五千三百四十字。則多字一千三百七十五。此可證明西漢真字不止三千三百。亦可證明三千三百以外之字。非劉歆所僞。夫字本不止三千三百。何以蒼頡篇字數若

是此蓋閭里書師撮要以教學童者也。觀史游急就篇。在成帝時。祇收字一千九百五十三。則知蒼頡篇之三千三百。蓋當時簡字課本矣。萬斯同譏隸書考。見羣書疑辨。謂小篆止三千三百。不免失考。黃君侃作說文略說。亦謂小篆總數。僅得三千三百字。蓋沿舊說。未予訂正。清儒小學稱極盛。竟無人知西漢有六千七百字者。可見攷古之不易也。或曰。子所據史記淮南諸書之字。其中無俗字。邪。余應之曰。徐絃以來。如宋張有清雷浚諸人。以說文定正俗。今考蒼頡篇佚字。其中不見說文者。實繁有徒。則余所舉六千七百字。偶有不見說文。亦與蒼頡篇相類似也。奚不可者。

附荀子引詩同毛證

荀子引詩全書得七十六事其中逸詩七同毛詩者六十有六不同者三茲列舉于后楊注引毛傳者十一引鄭箋者七其注與毛合者定一按語也

勸學詩曰：嗟爾君子，無怙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怙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也。

與毛義合。

勸學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鵲類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與毛合。

勸學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爲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與毛合。

不苟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與毛合。

不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與毛不合。

榮辱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股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爲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大玉小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與毛合。

非相詩曰：雨雪瀟瀟，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隄，曰消，作宴。

然蓋聲之誤耳。現日氣也。隧讀爲隨。屢讀爲婁。婁飲也。言雨雪瀟瀟然見日氣而自消。喻欲爲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下隨於人。用此居處飲其驕慢之過也。與毛不合。

非相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與毛合。

非十二子詩云。匪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與毛合。

非十二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與毛合。

仲尼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見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愛。茲。此。亦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巧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與毛合。

儒效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也。與毛合。

儒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與毛合。

儒效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與毛合。

儒效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顯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爲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爲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與毛合

王制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與毛合

富國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璽璽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璽璽勸勉之貌言雕琢爲文章又以金玉爲質勉力爲善所以綱紀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與毛合

富國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旣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犂牛者事旣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與毛合

富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與毛合

富國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琤琤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旣醉旣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喤喤琤琤皆聲和貌穰穰衆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與毛合

富國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詩小雅節南山篇薦重也瘥病也憯曾也懲止也嗟奈何薦或爲荐與毛合

富國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曹風尸鳩之篇與毛合

王霸詩曰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爲之則存不爲則亡此之謂也爲爲禮也

王霸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與毛合

君道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與毛合

君道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此之謂也與毛合

君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與毛合

君道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與毛合

臣道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防其躬身此之謂也逸詩

臣道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

晏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爲害有甚

於此也與毛合

臣道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爲人法則矣與毛合

臣道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

者言湯旣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琕也長三尺執圭搢琕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

心如旌旗之旒縵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爲救下國者也與毛合

致士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

遠也與毛合

致十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爲善則物必報之也與毛合

議兵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與毛合

議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謂曹風尸鳩之篇與毛合

議兵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與毛合

疆國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大雅板之篇義已解上與毛合

疆國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與毛合

天論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之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尊大岐山也與毛合

天論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

正論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赫然著見於天也與毛合

正論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言下民相爲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沓沓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爲此者王由人耳與毛合

禮論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見楚茨與毛合

禮論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與毛合

禮論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詩泂酌與毛合

解蔽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蕭，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鸞鳳，其雌凰。秋秋猶踰踰，踰踰謂舞也。干楯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

解蔽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荅耳也。頃，筐，春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與毛合。

解蔽詩云：墨以爲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其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塞爲明，則臣下誑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爲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

解蔽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與毛合。

正名詩曰：顛顛卬卬，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顛顛，體貌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也。與毛合。

正名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騫，咎也。引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

正名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覩，媾也。鄭云：使汝爲鬼爲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媾，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作此歌求汝之情，汝之情展轉極於是也。與毛合。

君子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濱，涯也。與毛合。

君子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爲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舉者。崔嵬，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鄭云：慘曾也。懲，止也。變易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與毛合。

君子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任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小也。與毛合。

大略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輦，謂人輓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與毛不合。

大略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己也。此明諸侯奉上禮也。與毛合。

大略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偕，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與毛合。

大略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詩絲鑿。與毛合。

大略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與毛合。

大略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見淇奧與毛合。

大略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與毛合。

大略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與毛合。

大略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與毛合。

大略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與毛合。

大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素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豳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與毛合。

大略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與毛合。

宥坐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鄘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慍怒也與毛合。

宥坐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庠讀爲毗輔也卑讀爲俾與毛合。

宥坐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脊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

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衰其法度墮壞。

與毛合。

宥坐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詩鄘風雄雉之篇。與毛合。

子道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詩大雅既醉。與毛合。

法行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離

讀爲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息。嗟嘆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愼其初。追悔無及也。

法行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之喻君子比德。與毛合。

堯問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詩丞民篇。與毛合。